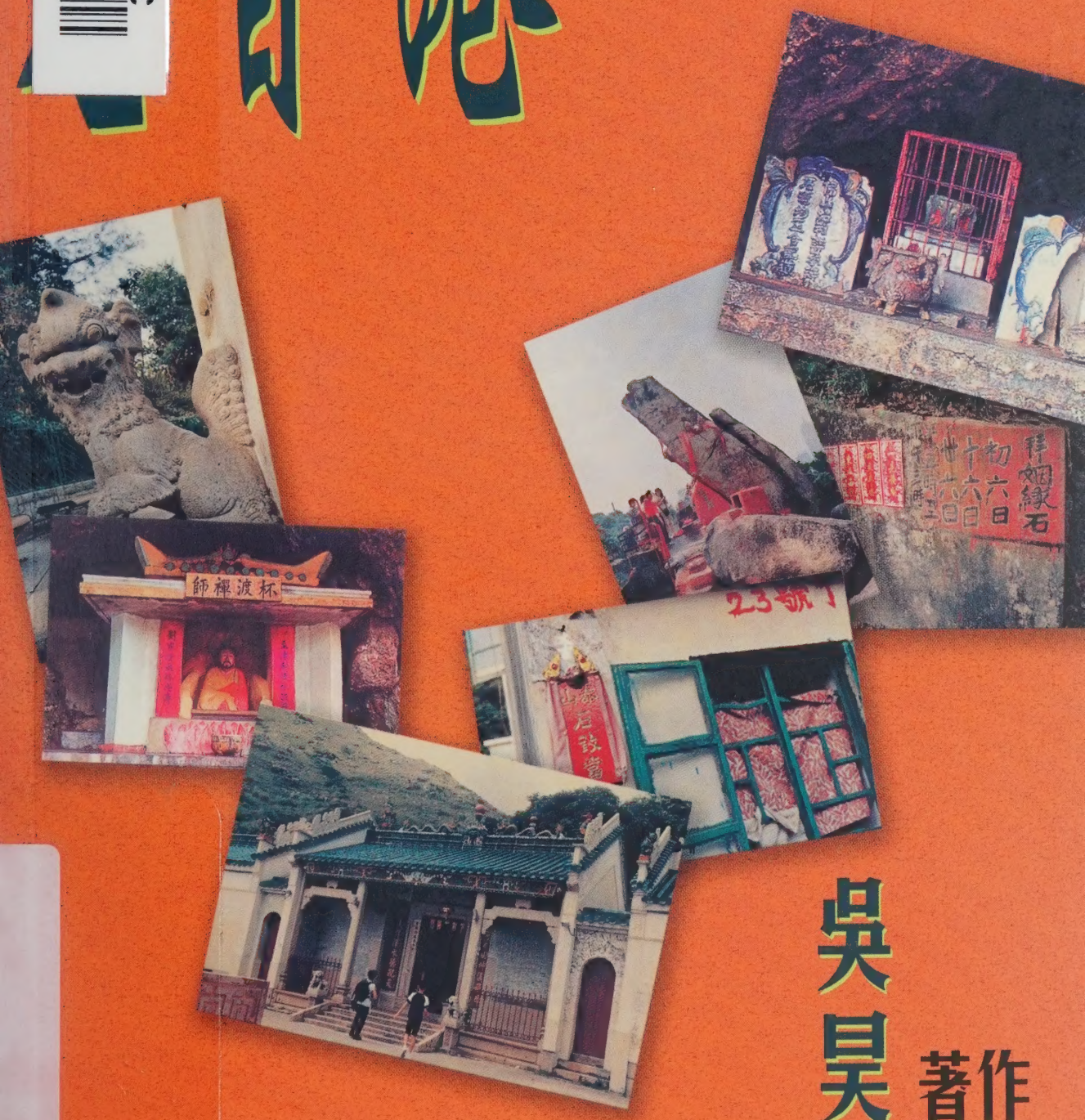
Old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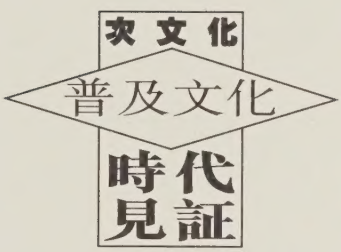
香港爐峰述異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8040661 4



吳昊 著作

次文化堂·普及文化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
見証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80406614

次文化普及文化叢書

普及文化系列之一一五

老香港・爐峰述異

吳　昊◎著

次文化堂出版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⑮

老香港・爐峰述異

作　　者：吳　昊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原秋白
執行編輯：李子翹
美術編輯：原秋白
封面設計：原秋白
發行經理：鄭偉龍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03年7月初版　2005年6月再版
書　　號：SCB387
ISBN：962-992-077-8
定　　價：HK$50

©二〇〇五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老香港》系列序言

在155年殖民地歲月，香港歷史慘被廢棄殆盡。

沒錯，「廢棄」，是最貼切的形容詞。通常殘舊的東西，被認為沒保留價值，就給廢棄在垃圾站裏，再由垃圾車運去填土或焚化。

我們的建築物住舊了，我們的報刊書籍看完了，我們的民俗傳統過氣了，殖民地政府毫不考慮保留下來，甚至蓄意廢棄於文化亂葬崗上，任由自生自滅，而我們香港人的文化身份也給丟掉得蕩然無存。在過去，香港的博物館發展得很慢，資料館更殘缺不全，而圖書館亦不容本土意識，簡直就是香港文化大浩劫。

香港歷史除遭廢棄之外，又被肆意的剝削，在一九八二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各方政客爭相以「歷史真貌」示人，大談甚麼香港空間與歷史錯誤，雖流於空泛，倒能引起短暫的「香港熱」和「香港學」潮。大學講師、碩士和博士輩也參加剝削行列，他們為了拿一點研究基金，或者為了增加知名度，或者投機取巧，聲稱要搞香港史，著書立說，留芳萬世。但最令這批有識之士感到頹喪洩氣者，就是香港史料散佚十之八九，簡直入

手無從。

「怎麼？研究香港史，竟要從原始資料收集開始，這太辛苦了！」

沒錯，懶惰的傢伙滿以為有大量書本或報刊等着他們去左拼右砌的，卻萬料不到資料奇缺，一切都要從頭發掘，事倍功微，於是研究計劃被迫擱置，三分鐘熱度減退，又或者勉為其難的做了交差(研究費用盡)，著作亦不驚世，唯有塞在一隅封塵。箇中教訓：研究香港史是欲速不達的，非窮一生精力不可。

而最諷刺的地方，香港史一直是由民間個人非學界者所致力進行資料搜集和研究，默默耕耘，不懼孤掌難鳴，還幹得有聲有色，著作等身，開啓港史掌故之堂奧，令後輩們汗顏。其表表者首推三人，就是吳灞陵、葉靈鳳和梁濤先生了。

吳灞陵在戰後(1945年)已開始搜集和整理香港史料，替《華僑日報》主編過好幾年香港掌故版，自己以多種筆名(如鰲洋客)在報章上撰寫掌故文字，首倡報章勾沉港史行動。吳灞陵更替《華僑日報》主編《香港年鑑》及一系列香港指南式生活及旅遊便覽，保留了大量的香港社會資料。老先生在1970年代逝世，他搜集的書籍和史料都由後人捐給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造福後世。

與吳灞陵分庭抗禮的是葉靈鳳，他在1950年代，替《星島日報》主編過很多香港史專題，他本人是個藏書

家，收集很多十九世紀外國人寫香港的書籍，對香港開埠史甚有研究，筆名很多，如葉林豐、霜崖等，早期著作《香港方物志》和《張保仔的傳說和真相》，相當精采。老先生在1970年代中逝世，他所收藏的書籍後來都捐贈給中文大學圖書館。他散見於各種報刊的史稿，雖經整理出版《香港的失落》、《香港的沉沒》、《香港滄桑錄》等書，在數量上只屬冰山一角，相信大部份已散佚，非常可惜。

繼吳、葉之後，就是梁濤了(筆名有魯金、魯言、夏歷等)，老先生專攻香港社會民情風土，三十年來上山下鄉實地考察，努力不懈，但凡香港賭博、廟宇、街道、俗話等，無所不通，所主編的兩大叢書《香港掌故》(廣角鏡出版社)和《古今香港系列》(三聯書店)，相信是近年被參考和引用得最多的港史書籍了。只是先生去得太突然，令我們痛失良師益友，其散見各報的史稿更需時需力整理出版。唉，將軍一去，大樹飄零。

「他們寫的都是掌故，不屬正統歷史！」學界諸君利用完他們的資料，又會非議一番。

簡直迂腐得難以形容。

何解要褒歷史，卻貶掌故？根本毫無理據。掌故是歷史紀實故事，集中描寫人物和事件，把握其戲劇性，而歷史內容屬宏觀和全面性，側重典章文物制度政治興替等，但古代史官一視同仁，正如李善注引《漢書音

義》：「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可見掌故和歷史是不分家的，皆由太史官搜集和整理，特別司馬遷一部《史記》既有典章文物制度，更有精采故事，高潮起伏，而且筆法奇佳，後世學者望塵莫及，因沒此包容胸襟也。

《老香港》系列秉承偉大傳統，堅持掌故與歷史不分家，從史實中發掘趣味，從故事中領略人間。謝謝捧場！

吳昊

序

這廿多年來，為了研究香港社會的歷史，搜集得到的資料實在太多，其中有一部份是香港的鬼怪傳說，是我之前在文字上罕有提及到的。

子不語怪力亂神。

正統搞歷史的，將鬼怪之談貶為無稽、荒誕，不值理會。但對於研究神話學或民俗學的人來說，鬼怪傳奇背後是有其文化及社會象徵意義的，經冷靜詮釋，可以看到一種當時當地人類的精神面貌也。

就舉「太平之龜」作例，十九世紀已有此怪誕傳說，太平山有隻巨型石龜，在山腰緩緩往山頂爬行，到達山頂那天，香港便會陸沉了，於是有人組織「探龜隊」，四處找尋石龜……

沒錯，會爬行的石龜，你我都不會相信，但這傳說背後隱藏着一個「信念」——就是「香港末日論」。

地理上，香港島及九龍半島都因為地殼變動而從海底冒出海面的，突然有日重回海底，亦是可能的。

政治上，百多年來，香港人心裏潛伏着很多信心危機，由省港大罷工到香港淪陷到六七年暴動到九七金融風暴香港經濟大衰退……「嘩，香港末日呀！」

於是，我決定開始撰寫《老香港 • 爐峰述異》。

吳昊

目　錄

《老香港》系列序言

序

鬼話連篇 3

字花索命 5

鬼夜啼 7

帽上的蠟燭 8

好鬼不與人爭 10

大火前夕 11

新娘潭鬼話 12

筲箕灣「倩女幽魂」 14

水鬼找替身 16

水鬼大鬧機場 17

「危險路」上 19

殉情 20

鬼結婚 22

認錯遺容葬錯屍 24

祭野鬼 26
「七姊妹」神話 27
「董永」奇遇 29
「石裏藏人」新聞 31
校園鬼話 35
校園鬼話 37
一條辮 39
辮的版本 41
空白的面孔 42
女屍疑雲 43
鬼影 44
石精系列 45
金馬成精 47
「兵頭」殉情 49
長勝將軍石 52
將軍愛吸煙 54
生殖器崇拜 55
千處有求千處驗 57
「鐵砧石」神話 59
「龍鱗」神話 61
新界「石敢當」 63

異邪「靈石」 66
照寶石 68
血祭 70
高僧・風水 71
末代皇帝怪談 73
戰後的盂蘭節 77
虛雲的法力 78
木杯渡江 80
大怪魚作祟 82
杯渡變頑石 85
半月照潭 87
半夜懸燈 89
銅鑼不響 90
水中怪事 93
藏鴨沙 95
靖康海市 97
鮫人傳 99
遺種變人魚 100
捉獲人魚 102
魚人山上居 103

「紅水橋」傳奇 104
天燈照怒海 106
神怪經歷 **107**
五鬼臨門 109
離魂飛昇 112
魂遊千里 114
撞邪 115
頭頂的光芒 116
蛇的報復 117
鬼門 119
最佳墓地 120
發財鬼 121
真龍遊息 123
南堂敲鐘北堂響 124
南堂焚寶北堂煙 126
最後一班列車 127
參考資料
後記：關於城市傳說
作者簡介

老香港・爐峰述異

鬼話連篇

字花索命

紅磡多鬼話，其中一則「字花索命」起有警嚇作用，反映舊時香港社會之字花禍如洪水猛獸也。

此事發生於戰前，紅磡有一寡婦曹氏，年已四十餘歲，膝下只有女兒阿珠，年華雙十，貌頗可人。曹氏自丈夫死後，家道貧寒，母女以搓香為業，兩餐一宿，尚可維持，惟獨好賭字花，終日沉迷於三十六位古人中，並且極迷信，求神拜佛都望中字花……

隔鄰爛賭二許華，本是泥水工人，因好賭而失業，跟着債主臨門，他無法應付，某夜在街口大樹吊頸，結果一命嗚呼。因為老許是單身寡佬，來自大陸，屍體無人認領，就在路邊暴露了一整天尚未被收殮。

此時曹氏突然妙想天開，她知死者生前是字花賭徒，向屍求買字花，也許會保祐同道，發財有望呢……

於是她立刻拿香燭等物來到屍旁暗中禱祝，許下承諾：「如果保祐我發達，我替你娶個妻子，燒大量金銀衣紙你使用！」

嘿，果然靈驗非常，曹氏連日大勝，贏了一大筆錢。飲水思源，這曹氏當然要答謝死鬼老許。

曹氏由搓香女工一躍而成為小富婆，她首先將老許盛儀

受殮，並在紙紮舖訂造一紙紮美人，請了喃嘸先生，在老許吊死之大樹下做其法事，當時消息傳開，哄動附近之人，紛紛到來看熱鬧。

做完法事，曹氏滿心歡喜，次日下午大排酒席，歡讌親友，豈料其女阿珠突然暈倒，眾親友用藥油急救。未幾，阿珠悠悠甦醒，忽然「霍」一聲躍起，杏眼圓睜，怒氣沖沖，指着曹氏，操着男人口音大罵：「你花言巧語，說過中了字花，就將女兒嫁給我。嘿！居然弄個紙紮玩偶頂替了事，我要跟你算賬……」

登時嚇到眾親友雞飛狗走。

阿珠從此痴痴呆呆，有時候喃喃自語，一如情人相對情話喁喁，醒時則謂每夢見老許到來痴纏，欲拒絕卻又不由自主，任其擺佈。

阿珠染此怪病之後，屢請醫生診治，請法師捉鬼，但都無效，後來阿珠纏綿牀笫凡半年有多，漸漸芳容瘦損，終於玉殞香消。

唉，曹氏中字花得來之彩銀，亦悉數用盡，一場歡喜一場空，反而將女兒一命斷送，後悔莫及，唯有嘆句：「字花害人不淺也！」

鬼夜啼

「昨晚午夜夢迴，聽到鬼夜啼，一定會有災難發生！」

沒錯，鬼夜啼，舊時香港人是相信的。今之香港，人口爆炸，密塞塞的，連鬼也無插足之地，直到深夜還市聲不息，更遑論聽到甚麼鬼夜啼了。

唉，不過，早年香港，市容未及今日之稠密，就算鬧市也存在着頗多荒蕪的空間，居民睡到午夜，突然給怪聲驚醒，屬一點不奇怪，因為四野荒蕪，天籟裏種種詭異開始偷襲人的潛意識，午夜夢迴，突然驚醒……

「鬼夜啼呀！」

鬼是怎樣哭的？

老人家這樣形容：「聲似羊叫……咩……咩……咩……這就是鬼哭了！」

鬼為甚麼要哭？

中國傳統迷信認為，每逢有天災人禍，預先會有凶兆，那些鬼就會「示警」，他們可能是這些居民的祖先，向子孫們提出警告……而鬼夜啼後不出兩個晚上，這一帶就會發生災難，可能是火燭，可能是塌樓，總之死人無數，而逃過大難者則心有餘悸：「嘩，早知這樣靈，應該預先避災去也！」

帽上的蠟燭

中國人迷信，災難之前會有鬼向人「示警」的。

傳誦至今的這種鬼傳說，首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的火燒馬棚，死者接近六百，場面極度悲壯。

是日為跑日馬，風和日麗，誰也估不到會發生火災的。沒錯，風和日麗，就在火燒之前，一個小孩子在馬會門前看到異象……

當時一位爺爺拖着小孩子經過馬會門口，而賭仔們正魚貫步入馬會，小孩子看見，突然對爺爺說：「爺爺，那些人好古怪呀！」

爺爺莫名其妙：「有甚麼古怪？」

「他們都戴帽——」

爺爺望過去，確有人戴帽，但非個個如此，沒甚奇怪。

但小孩子愈說愈玄妙：「他們每個人的帽上都插了一枝點着的蠟燭呀！」

爺爺聽到這裏，簡直不寒而慄，心裏發毛，連忙說道：「小孩子不要亂說！」急急拖着小孩子離去。

未幾，馬場內刮起一陣怪風，吹翻熟食小販的風爐，結果燒着觀眾席的竹棚，燒死了很多人。

一九一八年二月廿六日，是馬季開始第二天。當年的看台是用竹和木板搭成，看台旁並有不少熟食檔；中午時，一座擠滿觀眾的看台突然倒塌，引起大火，死亡人數為五百九十多人。

好鬼不與人爭

「嘩，鬼逃亡呀！」

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深夜，上環西街發生怪事。那時正當夜靜，但因為天氣非常炎熱，荷李活道一帶還有很多人尚未入夢，忽然聽見怪叫之聲不絕，還夾雜着雷霆巨響，同時又像有數百人奔走吶喊，又像有房屋倒塌，又像有人打架，吵成一片，持續一分鐘有多……

「究竟發生甚麼事呀？」

在屋裏的人，忙走出露台察看，但街上一片迷濛；在門前露宿的人，但覺陰風陣陣，好像有幾百人，從「卜公花園」向西街奔走而來，將到之際，忽然失其蹤跡。而普慶坊居民曾遠眺「卜公花園」，見有鬼影幢幢……

沒錯，上環普慶坊曾死人無數，首先是上世紀之瘟疫爆發，淪陷期間多人死於日軍屠殺，戰後該地發生嚴重山泥傾瀉，活埋多人，所以舊魂新魄特別多，鬼話連篇早已如此。

「何解有這麼多鬼要逃亡？」

時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很快就有答案了，國共內戰進入最後階段，大陸很多人開始逃難來港，他們身無分文，流落中上環街頭露宿，而那一帶的鬼早已預知，嘿，好鬼不與人爭，惟有紛紛走避讓位也。

大火前夕

災難之前，有鬼「示警」。

示警未必一定是鬼，可能是神，總之信不信由你。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日下午，旺角上海街發生大火，燒掉六幢木樓，結果有六人受傷，七百人無家可歸……

前一晚該處住客都做了怪夢。

首先被焚的「瑞昌麻雀館」，有個留守舖面睡覺的伙計，半夜裏夢見有個長鬚白髮老公公，猛搬館裏的麻雀及枱椅出外，他誤以為盜竊，大叫起來……

「喂……喂……你想怎樣！」

突然驚醒。

「他是誰？」百思之下：「好像是土地！」

然後某樓一家已契觀音的姓宋婦人，當夜夢見觀音，而觀音對她說：「快些搬離，否則大禍臨頭！」

驚醒後，立刻告訴丈夫，丈夫斥之為婦人之見：「搬？搬去哪裏？哪來的錢搬！」

豈料，次日就發生大火，雖然逃得性命，但一切錢財衣物付諸一炬，後悔莫及也。

唉，神怪之極，言之鑿鑿，就當作故事新編好了。

新娘潭鬼話

「新娘潭」，最美麗的水鬼故事。

新娘潭在大埔船灣淡水湖之北，與八仙嶺遙遙相對，是港人旅遊野餐之好去處。不過，這潭下有着一個不息的鬼魂。

據說，在遠到不知多少年代的往昔，附近村落有女子出閣。當時風俗，女子出閣，必乘花轎，花轎前後，必有人吹簫打鼓，送那個新娘子到郎家去。

時為炎夏，烈日當空，人人曬得頭昏腦脹，「嘩！何時才抬到目的地呀？」

行列來到「新娘潭」畔（其時該潭並未有名稱），後面的轎夫突然失足，滑倒潭中，因去勢太猛，花轎亦滾進潭裏，轎內的新娘子就這樣活生生的溺死了。

唉，新娘子的鬼魂又怎會心息。此後每當月白風清之際，附近鄉民從潭畔經過的，總會聽到吹簫打鼓之聲，有如嫁娶絲竹，美妙幽怨，但無恐怖感覺……

「一定是那個新娘子了！」

而新娘子的鬼魂從不打算找替身，所以乃是「好鬼」，結果該潭就被人稱作「新娘潭」了。

此新娘潭鬼話，新界居民皆知，且香港戰前學校課本，亦有記此事也。

筲箕灣「倩女幽魂」

「倩女幽魂」式鬼傳說，曾經發生於十九世紀筲箕灣，而且紀錄於一九四一年出版的《香港百年》一書裏（劉國英編著，友聯出版社），相信被坊間喻為美談，這才有機會收錄於書裏吧。

十九世紀筲箕灣是一條荒蕪的漁村，附近一帶是渺無人煙的荒山野嶺，交通非常不便，更未有電車開行到此，所以有此一句俗話流行：「英雄被困筲箕灣，未知何日上中環！」

筲箕灣對開有個小島，開埠之初英軍在此建炮台，用以瞭望九龍及鯉魚門，後來改建炮台於鯉魚門，這小島就變成一片廢墟了，而筲箕灣的青年男女就愛泛舟到此調情，遂成為一風流地。

某夜，一個打魚的年輕人泛舟而來，上岸逛遊，但見沿途男女調情，令他意馬心猿……

《香港百年》寫道：「（該青年）忽在月下，見一妙女，獨自徘徊……而女且忽回首向之而笑，知可與兜搭，乃以游詞戲之，果然入彀，女偕之沿島行，所至之處，景物全新，忽至一處，樓台高聳，有歌聲透出，燈燭輝煌……」

門開，婢女相迎，一片鶯聲燕語，便擁着青年去沐浴更衣了……

「嘩，我莫非做夢！」

青年浴罷，換過新衣，來到大廳，但見倩女早已設宴等候，而且有美多人在唱歌跳舞。唉，面對醇酒美人，這青年漁夫早就神魂顛倒、意亂情迷了。

席間眾美女中有穿紅衣者起立倡議：「今夕良宵，不宜虛度，請新人一對洞房！」

嘩，洞房！這青年手足無措，已被眾美女擁入倩女閨房……

倩女柔情似水，外面傳來眾美《洞房春暖泣簾櫳》之歌，聲盪魂魄。

筲箕灣舊貌

《香港百年》記曰：「舟子迷惑，歡樂終宵，始懞然睡去，方酣夢中，忽聞人聲嘈雜，如有意外，睜目而視，見其母及鄰多人，環繞其身旁，蓋因其終夕不歸，來此相尋也，時天已發白，舟子忽覺身不能移動，手足如被縛，細視之，不知何時，為人裸體生埋地下，大小頑石，堆圍全身僅餘首部，突出石外，夜來廣廈樓閣，美女佳人，都不知何時失蹤，始知遇妖。」

很有《聊齋》風格吧！

水鬼找替身

「水鬼找替身呀！」

舊時香港水上人家特別多，他們居於舟上，過着天連水水連天的生活，處境孤絕，容易看到很多幻象，因而水鬼這觀念成為一種水上人家的迷信了。

他們相信人溺斃，就會淪為水鬼，在水中飄流，如要投胎轉輪，必須要找一個新鬼來補缺，這就叫「水鬼找替身」了。

所以，香港人很早便有一個觀念，凡有人溺斃過的地方，必力誡子女勿到其間游泳，以免被水鬼抓了去。

而水上人家，在水上如見有人沉溺，他們是不大願意相救的，這不是他們沒有慈悲之心，而是怕水鬼報復，須知水鬼千辛萬苦找到一個溺死者做替身，好使轉輪，而你卻把人救了，水鬼便會遷怒於你也。

不過，未必所有海域都會有水鬼出沒。

「山雄水壯，水鬼忌之，因為凡屬鬼物，必流於陰，山雄水壯，水鬼無處容身也。」迷信之人如是說。

如此看來，水鬼很脆弱，膽子很怯，一見岸上有人，急投回水中，水花不濺水面不動，只聞「撲通」一聲，你可以肯定此乃水鬼所為也。

水鬼大鬧機場

晚上百多隻水鬼大鬧九龍灣畔，弄到半島居民個個心驚膽跳，問你怕不怕？

一九二四年，今天的啟德舊機場，當年是一片汪洋的鹹水海，三名大商家兼大紳士合資組公司，實行在九龍灣填海。此三位大人物就是何啟、區德和曹善允，他們在何啟和區德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定名為「啟德投資公司」，在九龍北岸，九龍砦城附近填海一百二十英畝……

填海之初，岸邊一帶，每天晚上，但見鬼影幢幢，有男有女，躑躅徘徊，附近居民還聽得啾啾鬼哭之聲，簡直毛骨悚然！

這情景當然十分恐怖，而更不幸者，工業意外頻頻發生，常有填海工人墜海溺斃事件，一時間引起謠言滿天飛，一說當地海域為水鬼聚居之處，因為填海之後水鬼失去巢穴，所以嚎啕痛哭，繼而出來作祟……

「不如做場法事超渡這班水鬼罷！」

公司接納智囊提議。於是啟德公司請出青山杯渡寺的高僧，在海邊築了一座法壇，作法七晝夜，超渡海中亡魂，自此之後，意外不再發生。

這一片填海的土地後來就變成啟德機場了。

填海前的啟德機場，只是荒野一片的海邊。

七十年代的啟德機場，跑道全是填海擴建而成的。

「危險路」上

鬼聲啾啾「危險路」。

今天，如果你來往紅磡及何文田，幾許康莊大道任君走，但九十年前，就只有一條「危險路」可以直通。

雖然紅磡和何文田是毗鄰之區，只是其中有大山阻隔（今已削平），要繞大圈才可到達，如不想繞圈，就要踏上「危險路」了。

這「危險路」只是一條小山徑，崎峭迂迴地翻過山頭，但見四邊山坡都是些孤墳，入夜無人敢上路，因為荒墳之外，到處都見到嬰兒的骸骨……

當時香港醫藥不發達，嬰孩死亡率極高。我們中國人習慣，死嬰多不用棺槨，只叫仵工攜去埋在荒野便算，而「危險路」山谷荒落，正好是埋嬰之所。不過，仵工貪懶者眾，受了人家錢財，攜着死嬰，不掘地埋葬，只向僻處丟掉便算。

香港有一年天花鬧得最凶，嬰孩死亡無數，遍野嬰屍纍纍，過其地者，何只得人驚，屍臭更令人作嘔……

一到晚間，天陰風雨之際，危險路上何止於鬼嘯，還有嬰兒鬼影幢幢，路人唯有彼此相誡，不結隊不輕易過此危險路也。

殉情

「生不能結合，死後做一對鬼夫婦吧！」

中國傳統信念，認為人有今生來世，人間未了之緣，就在陰間續合吧！

你可以說這是封建主義陰魂未散，我亦不否認，但替死者完婚這種「怪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社會經常出現，而其時之報章亦愛渲染為「大新聞」呢！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旺角亞皆老街發生男女殉情的跳樓慘劇……

男的姓楊，二十七歲，土地測量員。

女的姓周，二十一歲，公立小學教師。

這對男女相戀三年，兩方父母已默許其婚事，並準備於聖誕節舉行婚禮。豈料攔腰殺出個程咬金，周女任職的公立小學之校長，對女的追求甚殷，時常約她出遊看戲……

唉！竟然搞出個三角愛情，二男一女，「嬲」字一個也。

姓楊的男人很傷心，那天上午往亞皆老街找他的女友，二人鬧翻了，他激動起來，狂奔上天台，而女的直追……

「唔好跳呀！」女的連叫三聲。

男的已經跳了，女的「哇」一聲大叫，隨即跟着跳下，用死去證明愛情的偉大。

那個拆散姻緣的公立小學校長因此事而被一青年毆打……

男的家人傷心到極。「他們要死為夫妻，他們要合葬，同碑同墓，一起在陰間過活吧！」

家人們作此決定。

於是，殯儀館的靈堂上，放置一張雙人大牀，男女的遺體放置一起，男的穿黑色長衫馬褂，頭戴黑帽，十足新郎哥，女的穿藍色旗袍，雖無婚紗，但已似舊式婚禮的男女了。親戚所送來的花牌都以「夫婦」稱呼他們。

因為行基督教儀式，所以遺體蓋着有十字架標誌的白布。

葬禮舉行時，公立小學的校長和校監都不敢來。下午，楊周男女兩靈柩上靈車，男靈柩上書「惠陽楊公之柩」，女靈柩上書「惠陽楊門周氏夫人之柩」。

好了，靈車抵達薄扶林道華人基督教墳場，由牧師祈禱，下葬之穴係兩穴相連，墓碑並立，一對愛侶長埋黃土。

婚禮與葬禮同時進行，多悲。

其時報章評曰：「這宗雙屍案，屬警世新聞，情侶當戒！」

鬼結婚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早上十時，新界的「青松觀」舉行了一個罕有的「鬼結婚」儀式，非常神怪，竟成一時之新聞也。

鬼結婚？

真是玄之又玄。

不過，先由生人講起吧。

香港有個姓鄭的建築商，膝下七名兒女，卻有三個兒子短命早喪，特別排行第三的兒子，在一九六六年逝世，享齡二十七歲……

七〇年聖誕節前夕的平安夜，一家人在鄭宅慶祝，長媳喝多了酒，在客房裏小睡，迷朦間感到心魂在飄浮，飄到一個老遠的地方，前面有一個人影，於是上前問：「喂——」

那人轉身，那熟識的臉孔，那唇角的一絲苦笑，長媳驚叫：「三少，是你？」

「大嫂，你聽着，我在下面認識了一個姓何的女孩子，我們要結婚，女家住在灣仔洛克道某號某樓，你們要替我籌備婚禮，日子已經決定好，是十二月三十日！」

就這樣長媳驚醒，四壁一片空虛，街外隱約傳來報佳音……

第二天，灣仔洛克道的何家來了一對不速之客——鄭氏夫婦。

鄭氏夫婦來到洛克道何家，很難啟齒：「我們的兒子……」

而何氏夫婦則說：「我們的女兒……」

突然大家笑起來。

原來何家有女於二十年前死去（僅三歲），日前其母亦夢見女兒謂要結婚。

唉，就是這麼的玄妙。

「我們就做一對鬼親家吧！」

於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早上十時，新界的「青松觀」舉行了一個罕有的「鬼結婚」儀式。這之前兩天，男家做足規矩，擔餅過門，並購置聘物給女家。

當日，兩家人等，齊集於「青松觀」內，由該觀道長侯寶垣指點兩宅人等，在亡男亡女的靈位上香拜祭，進行類似「證婚」之儀式。

跟着，便在觀前曠地大焚紮作，那些紙紮品中，除了大櫃、衣槓和各種衣飾外，最引人注目者，是一張新式大牀，牀上有被單和一對鴛鴦繡枕，還有一對紙紮男女躺於牀上，男的掛上一個「新郎」的襟帶，女的也掛有「新娘」襟帶。

一片的迷離煙火過後，男家便把一對「新人」的靈牌帶返家中安奉了。

認錯遺容葬錯屍

香港多年前曾發生一宗黑色喜劇。

黑色喜劇之劇名叫做《認錯遺容葬錯屍》，開埠以來很少發生過的。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下午，一名死者親屬到瑪麗醫院殮房認屍，她是個婦人，與死者是姻親，頗有點慌張……

殮房中人打開死者名冊查閱後，帶領婦人入內辨認。嘩！這地方又凍，又古怪，婦人早已渾身不自在。工作人員出示一具男屍，說道：「看清楚是不是這個？」

婦人深呼吸，鼓起好大勇氣，一望，急急轉移視線：「對了，對了……」

於是，屍就被領了去。

次日，又有人來認屍。

「這並不是我爸爸的屍體啊！」

殮房中人莫名其妙，而最無辜還是此孝子，殮房中所有屍體都給他看過……

「爸爸的屍體不見了呀！」

嘩！屍變？不是那麼恐怖吧！

工作人員唯有仔細翻閱死者名冊，突然發現：「糟糕，昨天那位婦人領錯屍呀！」

嘿，這個烏龍擺得太離譜了。

「那屍體已經在和合石下葬了！」

殮房中人及孝子終於找到那慌張婦人，但她已經舉行了葬禮，屍體早已長埋地下。

如何是好呀？

「向市政事務處申請破土開棺再次認屍！」

提起認屍，又再心驚膽跳，悔不當初看真一點，這婦人又要去殮房再認一次死屍。過得幾天，市政事務處批准破土，屍體早已腐爛，容貌更是恐怖……唉……簡直是噩夢！

既然認錯屍，是否又要再辦一次葬禮？而親友又會怎樣？真的愈弄愈糊塗了。

「我的天呀！」那婦人一思及此，氣得暈倒。

而同類之認錯遺容葬錯屍事件，曾在一九六六年七月間發生過，事緣大道東律敦治療養院有兩死者，一姓廖，一姓何的，廖之姪前往認屍時，錯認姓何的為其叔，領回去下葬之後，到何姓家人發現找不到屍體，始知認錯屍下錯葬，以後麻煩一連串，簡直哭笑不得也。

喜劇的特點就是「錯摸」，拿這種事取笑當然殘忍，但如此烏龍又怎能原諒呢！

祭野鬼

「嘩，又死了十幾隻豬，一於找那間工程公司算賬！」

十九世紀香港人非常迷信，每遇修橋築路開山劈石之工程，就認為一定要舉行祭祀儀式。該工程之主要負責人等，在動工之前，必於夜靜之後，備三牲酒禮，向野鬼致祝，並加許願，而許願亦有規定，犧牲若干百隻豬、幾千隻雞等……

你一定會問：「要屠宰那麼多隻豬和雞，豈不花費甚巨？」

此乃象徵式而已。不過，在工程進行的一兩年之內，這兒附近的居民，必有三百隻豬和三千隻雞，無緣無故的失蹤，或死於瘟疫，總之，是消失得離奇古怪，鄉民心裏明白：「豈有此理，一定是那間工程公司作怪，胡亂許願，一於找他們算賬，要他們賠償！」

工程負責人當然不肯承認，但鄉民嚷着要賠償，否則不能開工，沒法子，只好賠償。

那些野鬼噬去三百隻豬三千隻雞之後，非常滿足，就會消失了，而工程才可以順利。

後來香港外籍工程師多起來，他們不相信這一套，更不會賠償，祭野鬼以保平安的習慣亦漸漸消失了。

「七姊妹」神話

香港島向北伸出的尖端，英國人叫它做North Point（「北角」），但香港人卻喜歡老土的叫它做「七姊妹」。這名字，看來香豔美麗之至，而且真的流傳着七個女人的神話。

從前，這裏住着七個「自梳」不嫁之順德女子，她們義結金蘭，變成很要好的「七姊妹」。何解「自梳」等如不嫁？原來舊時廣東習俗，單身的未婚女子梳辮，已婚女子才梳髻，但那些立志不嫁的女子卻自己梳起髻來，避開那些男人借機會追求，所以就叫「自梳」。

好了，七姊妹中的三妹，她有父母在堂，對她關心，極希望她能結婚生子，強迫她嫁給村中姓黃的男子……

唉，封建年代，父母之命不可抗拒，但三妹與其他金蘭在結盟時發過誓永遠不分離，永遠不嫁人，永遠姊妹之情比金堅。

「我不能被男人污辱，我不能被男人污辱呀！」三妹痛哭流涕。

「三妹的例子，明日好可能我五妹一樣會被父母強迫……」五妹亦即刻感懷身世。

六妹七妹也都扭着一團哭起來了。

「大姊呀，我們發誓生死同心的！」

大姊一咬朱唇，狠狠的說：「我們就一起自殺殉情吧！」

自殺的方式是投海，大家手挽着手投水，這一悲劇的演出，只消一兩分鐘就閉幕了，而上演這悲劇的場所就是今之北角。等到大家知道她們七個人集體自殺之後，連忙趕到海邊搶救，但已經來不及了，當時竟連一個屍首也打撈不着，因為水流太急，七個嬌軀不知何處去了……

「唉，她們真慘！」

經過二十四小時之後，七姊妹的屍體竟神奇地浮起來了，最奇怪者，她們七個人依然手挽手的緊緊挽着不放。

此一公案，曾在當時哄動整個香港，甚至傳到廣州內地，大家一致稱她們投海之地為「七姊妹」，以悼惜此七個如花似玉女郎同生共死行動一致。

這個香豔而悲慘的故事結束之後，跟着是神話的開始，相傳在她們投海自殺之處，忽然出現了七塊參差不齊的石頭，而且精靈不泯，經常鬧出鬼話來呢！

「董永」奇遇

「七姊妹」這七位如花姊妹雖然自殺，但精靈不泯，經常在夜裏顯身戲水嬉笑……

話說有個姓董的青年與同伴游夜水，竟然發覺七美人在沙灘玩樂。嘩！其時民智未開，女孩子很少會這麼大膽在夜間出外玩樂，只有豪放女才有此所為也。

姓董的青年對同伴說：「嘿，如此開放，不如上前……」

同伴搖頭曰：「不好呀！」

「豔遇千載難逢！」

姓董的青年大步的過去，見燕瘦環肥，看得心花怒放，打趣的向她們說：「小生姓董，叫做董永，你們七個，一定是七仙女了。」

董永與七仙女，是《天仙配》的民間故事，這七個女子聽見，大家聚攏一起，細聲說，大聲笑，其中一個提高聲音笑着說：「我們回大屋去玩，那裏沒人會騷擾我們！」

七美邊笑邊走。

「追！」青年慫恿他的同伴。

「不好吧！」

「怕她們把你吃掉嗎？」

總之，同伴不肯追，姓董的青年卻「二仔底」死跟……

姓董之青年單槍匹馬，直追七美，七位美人兒一直向山徑走，他自恃膽色過人而且色膽包天，又聽得她們說家裏無其他人，嘩，只要搭上，擁着佳人們作其七星伴月，簡直銷魂蝕骨也！

未幾，八人（七前一後）來到一幢大屋前面，其中一女邀請他進內。

「但，你們丈夫——」青年試探。

「對不起，我們未結婚！」

嘩，太好了！

一進屋內，但見美筵設開，山珍海錯，樣樣精美，那青年被七美包圍，心花怒放，開懷痛飲，不久就醉倒……

等到青年一覺醒來，睜眼一看，竟然身在石岩裏邊，無法自石縫中鑽出！這一驚非同小可，惟有大叫救命，結果要勞動警察及消防人員設法把他弄出來，但已弄得遍體鱗傷，並且嘔吐大作——嘔出來的都是糞便，嘿，難道昨晚吃的是……

舉頭一望，滿山墳墓，哪裏有古屋？

此段鬼話記錄於吳灞陵著《香港掌故》（一九四七年《華僑日報》連載）。

「石裏藏人」新聞

神話模式基本沒多大變化，都是描寫好色男人被七豔鬼戲弄，但渲染得更神怪，場面浩大，而最特別者，還說其時報章視為哄動之新聞云云，真是信不信由你也。

前輩報人風雨居士在廿世紀五十年代出版之《香港名勝古蹟與掌故》，如此記曰：

「在民國第二年，一個夏天之夜，本人當時主理一間報館，叫做民國新報……當晚我正在報館埋首工作，接着一個電話，由七姊妹一間長期閱報訂户，話現在七姊妹發現一件怪誕新聞『石裏藏人』，哄動全個地方，請即派人來查訪此段新聞，其時報館未有似得今日多多外勤記者，只有派出督印人梁君，實地調查，梁君費了一個很長很長的時間，然後真相大白，事情是如此這般，轟動了整個香港九龍新界，趁熱鬧的人，盈千累萬……」

風雨居士這樣的開頭，已非常有氣勢，果然有舊時講古佬之風格也。

好了，跟着講下去，民國初年，香港七姊妹屬荒山野嶺，怪石又特別多，其時有兩名割山草之婦人，正當落山時突然聽得：「救命呀！」

但四野無人，究竟是甚麼呀？

山頭野嶺突然傳來「救命」之聲，但四顧無人，兩名割

山草之婦人感到毛骨聳然，其時開始日落，趁尚有陽光，大着膽子展開搜索。

「救命！」斷續的求救聲音引領二婦人來到一塊大石鼓前，這石大得像一張大圓枱面，突出山頭，實在有不知多少噸重，而叫聲就是傳自巨石鼓底下，但石的四圍周密，半條隙縫也不見，怎可能有人「壓」在下面呢？

兩婦人想不通，惟有急步下山報警去。警察來時，石裏的呼救聲，漸漸低沉，最後聽不見了……

「嘩，快點想辦法救人呀！」於是，警察又通知了消防人員，而好事之徒，聞風而至，人山人海，一時寂寞地帶，變了千萬人鬧市，非常誇張。

消防人員對着大石鼓，一籌莫展，因其時科技落後，如何移開這麼重的大石，真是費煞思量……

其時已夜幕低垂，消防人員及警察開始鑿石，但眾人鑿到深夜，巨石沒損絲毫，而看熱鬧者深夜不散……

眾警察及消防人員圍着大石鼓一籌莫展，直擾攘到第二朝早，於是小販們上山，向看熱鬧者販賣粥粉麵飯、汽水西餅，荒山野嶺變了個熱鬧的墟場……

「不如將石頭炸開！」有人提議。

嘿，下面的人會被炸死，使不得。

消防隊弄來全港最大的一部起重機，費了大半天工夫，人人滿頭大汗，才將鋼纜紮實大石頭，開動機器，仍無法動得大石分寸。

當日出版的報章，港聞第一版方字大標題：「七姊妹石裏藏人」，此段「神怪而事實的出爐新聞，一仙一張，當時

報紙的代價，大都如此，隨街搶購……不止中文報詳載怪事，即使西報，也是一樣……」(風雨居士著《香港名勝古蹟與掌故》)

嘿，竟連西報都報導此怪事。那天下午就來了一批洋水兵，他們看了一會，認為有辦法，立刻回戰艦，搬來一架破石機器，當然是洋邦新發明，開動摩托，大小齒輪，卜卜有聲，又見伸出尖銳鋼管，鑽入大石，就這樣一塊一塊的劏開，終於發現大石底下有幾尺長而窄之溝渠，一名男子瑟縮其中，早已昏迷……

該名男子，三十多歲，白紗對襟衫和黑綢褲，早已暈死過去，警察急忙把他抬起送去醫院……

何解有人困於石底下？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也。

結果該名男子被救醒，講出「真相」。他當晚在海邊有豔遇，邂逅美女二名……，風雨居士在他的《香港名勝古蹟與掌故》中寫得相當妙趣，所以還是引原文吧。

「前頭一對雙妹嘜，大鬆辮，上海裝，不知何故，她們一步一回頭，我就一步一尺七，她們一步一回笑，我就一步一回跳……行行來到一所大花園……兩個居然請我登堂入室，纖纖素手，獻上拔蘭地一杯……呢兩位美人，居然千般獻媚，萬種温情……肥環瘦燕，倚翠偎紅，左南威而右西子，南面王不易也，也也吓，咦咦！乜對腳咁凍㗎，一陣半身都凍起來，雙手一摸，死咯，原來半身浸在水中，頭同胸有石梗住，動彈不得，驚到失魂，叫着幾聲救命，其後完全不知……」

哈，哈，這位仁兄分明遇鬼，慘受戲弄也。

校園鬼話

校園鬼話

大學校園鬧鬼之說，近年比較少，但過去甚多，也許香港的兩所大學（港大和中大），在舊時位處山頭野嶺，屬人傑地靈，精靈作祟亦有可能；又或者學生寄宿生活苦悶單調，窮極無聊之際創造一些鬼故事出來唬嚇其他同學（特別是女生），增添一點大學生活情趣吧！

真真假假，亦毋須鑑別，只要是奇譚就有一講之必要也。

傳誦好幾十年的港大醫學院鬼話，某年某月某夜，醫學院的大阿哥們玩新生玩得很殘忍，他們想盡辦法勞役那些新入學的同學，據相傳這是英國大學的「優良」傳統，所以「玩新生之夜」真的會被「玩死」，例如命令某同學到街上把一個巴士站鐵牌抬回校舍。嘩，那整座鐵牌有幾百磅重，如何抬呀？

「你敢不抬？你敢抗命？」

唉，人到此時惟有頂硬上，使盡辦法、用盡力氣。抬回校舍之後，那班有虐待狂的大阿哥就會命令：「抬回街上！」

簡直被他們搞到哭笑不得，其時有一位膽小的男新生，他斯文怕事的弱點暴露無遺，已經被玩得死去活來，但大阿哥們還嫌不夠：「罰你今晚入停屍房睡覺！」

（醫學院需要用屍體做解剖，所以傳說這裏有間密室貯藏死屍的。）

這男生就被拖進藏屍室裏，然後「砰」的給關上門。

這地方很凍，化學藥水缸裏浸着兩具死屍，男生但感陰風陣陣，心裏恐懼起來，拍門大叫：「放我出來，放我出來呀！」

外面沒有反應。

男生歇斯底里的叫，不管怎樣的哀求，門都不會開。此時他突然聽到一點異響，急忙回過頭，赫然見到藥水缸的死屍坐起身……

「救命……救命……」

好了，天明，外面傳來大阿哥們的嬉笑聲：「哈，哈，看看他的死相！」

掏出鎖匙開門。

裏面很靜，大家看到那男生坐在枱前的背影，「喂，你沒事吧？」

男生回過頭，大家見到他滿頭白髮，兩眼發紅，手上持着一塊屍體的腐肉，張着血盤大口，咬咬咬……

一條辮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流傳至今的鬼故事：「荷花池豔遇」。

話說港大校園有個小花園，小花園有個荷花池，情侶學生總愛在池畔月下談心，好不浪漫，羨煞那些路過隻影形單的同學們。

某夜，中文系的高材生離開圖書館，時為十時，吃了點東西，無聊地逛着，不經不覺來到荷花池。不知怎地，今夜的荷花池異常冷落，接近一個人都沒有……

就只有一個人的身影，在荷花池畔，孤伶伶的坐着，是一個少女的背影，還拖着一條短辮，全身白衣，背坐在池邊，很是幽怨。高材生駐足看她，突然鼓起勇氣，來到她的身後……

「小姐——」

那束辮的少女並沒有反應。

「小姐，那麼夜了，不如我送你返宿舍。」高材生提議。

那少女回過頭來……

哇！沒有面孔，只有一條辮呀！這個頭前面後面都是一條辮呀！

高材生嚇到狂叫而奔，回去大病一場，結果一命嗚呼！

此「一條辮」的「鬼相片」，原刊於一九七八年中文大學的《聯合學生報》內頁。

辮的版本

關於港大校園荷花池的「一條辮」鬼故事還有另一個版本，就是發生在中文大學的校園內，且被記錄於一九七八年的《中大學生報》裏，該文叫做《中大真係有鬼？》。

崇基書院眾志堂後面有一條小路，兩旁樹木叢生，亂石野草，迂迴曲折，尤其在晚上更感恐怖異常。該文這樣描寫：

「有一晚，在一個朦朧月色，微風細雨之夜，加上兩旁暗淡的橙紅色燈光，這段路顯得份外冷清而恐怖，就在這晚，有一位夜歸的男同學經此而回宿舍，沿途上，就只有他一個人，一面行，心臟不停地猛烈跳動着，頻頻前後張望……」

突然在面前有一身穿白袍的人正在漫步，他不禁慄然一震，但看清楚點，見這人身後有一條很長的辮子，想必是位小姐了，於是大着膽子叫道：「小姐，那麼夜一個人返宿舍嗎？我也是一個人，大家一起行好嗎？」

跟着該文描寫：

「她突然回頭一望，只見她面前也是拖着一條如她後面一樣長的辮子，目睹這情景，他當堂被嚇得目定口呆……」

自此中大這條路多了個名，叫做「一條辮路」也。

空白的面孔

一九七八年中大學生報專文《中大真係有鬼？》收錄了幾則鬧鬼傳說，這算是甚佳之文獻也。

中大校園本來是荒山野嶺，直到一九七二年之後，新亞書院和聯合書院才完全搬了進去，學生多了，再加上人傑地靈，怪事自然發生。特別寄宿制度實行，學生深夜仍留連山頭，遲遲未回宿舍……

《中大真係有鬼？》記錄一事：

「有一位男同學在返回宿舍時，看見一些恐怖的事情，幾乎被嚇至神經失常。當時，他是沿着斜路而行返宿舍的入口處。正當他想踏入那度小閘口時，忽然發覺在那門口側的警崗處，發出一陣陣非常奇怪而低沉的聲音……他猛然回頭一望，在那警崗的窗口處，他發現一張沒有眼、耳、口和鼻但卻青白得如紙一般的面孔，他當堂嚇得渾身打震，三十二個牙兒，冷慄得上下相打，雙腳好像釘着地上，動也不動，喉嚨裏想叫出『救命』二個字來，但總是叫不出來……」

嘩，一張空白的面孔，沒有眼耳口鼻，不被嚇死才怪！

女屍疑雲

《中大真係有鬼？》一文還記載了一則女屍疑雲。

在中大教育大樓側的一段通往大埔道的斜路，每逢入黑時候，非常寂靜，街燈昏暗，再加上兩旁樹木叢生，確令人有一步一驚心之感覺。某夜，一位女同學返宿舍，路經這條斜路，赫然發現躺着一個女人……

「她以為有人暈倒，急步上前察看……發覺一個女子俯伏在地上，於是，她便蹲下，一連叫了數聲：『小姐，你點呀？』但全沒有反應。正欲伸手扶起那女子時，猛然發覺在那女子的腰際間，不斷滲出血水，她當時嚇得魂飛魄散，以為發生了命案……」

她本能地轉身就走，豈料走不了十步，便甩脫了鞋子，正想轉身拾起那鞋子時，下意識再望望那具「屍體」……

「但一望之下，她整個人當堂呆住了；原先躺在那裏的『屍體』，竟然不見了，整條路空空如也，甚麼也沒有。她登時感覺全身好似浸在冷水中，四肢不斷震抖，口中不期然地尖叫一聲，轉身發足狂奔……」

當時有個講法：是同學的惡作劇。你認為怎樣？

鬼影

《中大真係有鬼？》一文又記錄了男生宿舍鬧鬼一事，亦是疑真疑假，迷離莫測。

「有一晚，大概是十一點半，在某一間男生宿舍內，有三位同學正在溫習，其中一屈蛇的同學忽感疲倦，便先上牀睡覺，其他兩位同學則仍繼續『死鋤』可也……」

這裏先要作些註解，所謂「屈蛇學生」，是指本來沒在此投宿，偷偷混進來過夜者，其時中大同學很喜歡這樣做的；而一般宿舍，溫書寫字之處與牀第分開……

「那位同學上牀後，仍想繼續看書，遂以一手托着下巴，一面躺着看書，但可能十分疲倦，故很快便睡着了，正當他睡得朦朦朧朧之際，忽然有人撞一下他正托着下巴的手踭，說道：『咁懶呀，重唔起身！』他以為是同房在搞他，遂不以為意；但跟着他的手踭一連被撞數下，而且對方重複地向他說着同一句話；他遂很不耐煩地睜開眼睛，看看誰在搞鬼，怎料當他一睜開雙眼，赫然發現在牀尾處，有一個黑影在搖擺着，正伸出雙手向着他移動過來，他登時嚇得連人帶被滾落牀下，一溜煙的向房門口奔去……」

只見有影，不見有人，不可思議。

石精系列

金馬成精

「日月精華，日久成精。」

千多年來中國筆記小說都記載着那些石頭、草木、銅鐵像等，因為吸收日月精華，竟然變成了幽靈，禍害人間。

中國傳統文化，除了泛神論之外，更相信各類精靈作祟，總之妖精鬼怪無所不在，一本《閱微草堂筆記》，一本《聊齋誌異》，早就是代表了。

但這種「成精」的迷信，在十九世紀香港民智未開時，仍然相當流行，而一九四一年出版劉國英主編的《香港百年》亦記載了一事，題目為「大會堂金馬成精，午夜為祟飲海濱」，所記之事相當奇詭也。

這金馬成精，還有大會堂，地點究竟在哪裏？

原來大會堂以前位置正是今日大道中匯豐銀行總行之址，建築瑰麗，極盡莊嚴之能事，而堂頂作宮殿狀，頂中央立一金馬（相信是銅馬罷了），雕刻逼真，前足翹起後足豎立，巍巍頂上，栩栩如生，因年荒代久，該馬竟能通靈，出而作祟……

每到夜深，但見一馬在空寂無人的道路上奔跑，其情景相當詭異……

其時中環附近店戶，每於午夜時便聽聞馬嘶之聲，感到

非常討厭，便爬起牀看個究竟，見一隻馬在大會堂附近出沒，非常匪夷所思。

某夜，有個打更佬在街上巡行時，突見一龐然巨獸，自皇后大道中奔出海濱，所過之處，如挾風雨，有奔騰不可遏止之勢……

「嘩，那是甚麼！」

於是大着膽子，追去看個究竟，但見乃高頭大馬一匹，正在海濱喝水，一見打更佬來，即回頭而逸，返至大會堂門前，瞬失所蹤。打更佬立刻拍大會堂之門，問管事人有否養馬，答案是：「沒有！」

打更佬倍覺奇怪，次夜埋伏於大會堂外，靜靜等待，未幾聽見嘶嘶之聲，蹄聲得得，這馬出現了，牠飲水而回，馬作金色，輝煌奪目，兩眼如巨鑽，光芒射人，既到大會堂門外，竟一跳登屋頂……

跟着變為大會堂屋頂上之金馬。

「吓，金馬成精呀！」

於是出動天師捉妖，找來道士以桃木劍剔其蹄，以符籙封馬眼，作法喃喃，自此不再作怪也。

「兵頭」殉情

石可以成為精怪，早期香港有關此類傳說頗多，不能盡錄，但還可以舉多一個例子，當然又是屬於「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本書並非要大家去相信，只是透過此等傳說去多了解社會民智罷了。

此事也記載於一九四一年出版劉國英主編的《香港百年》一書中，其標題為「兵頭花園鬼夜哭，石獅放石祟行人」。

中環堅道港督府對面山石在開埠後未幾，便開闢成為公園，這個公園就是「兵頭花園」了，所謂「兵頭」，你道是甚麼？原來，當時香港人愛稱港督為「兵頭」——意謂帶領軍隊之阿頭也。

這兵頭花園的正門放有石獅子四頭，耳目口鼻、四肢俱全；四石獅之口內都放有石珠，滾滾於石獅喉際間，落落有聲，而未幾怪事頻生，都與石珠有關……

未談石珠，先講一下這兵頭花園。

它有參天巨樹，環境幽靜，自古乃男女談情說愛之理想地方。其時封建思想濃厚，在禮教束縛之下，痴男怨女、曠夫怨婦相約殉情，自殺其中，所以每屆深夜，鬼聲啾啾。

於是，花園門外那些石獅子就成為鬼魅作怪的對象了……

現今，兵頭花園入口處拱門兩旁，仍有四頭石獅子，牠們口內空空如也，沒有石珠。

要知道其時堅道環境幽靜，乃開明男女之拍拖勝地，不過，正當情話喁喁，步經石獅子下面時，突然聽得「落落」之聲，令人膽顫，舉頭一望……說時遲那時快，但見石獅張口，裏面的石珠飛擲而出，迎頭打來，豔侶多被擊至頭破血流……

「豈有此理，石獅子作怪！」

警方面對報案男女真有點啼笑皆非。

好了，直到一次，警察出更，目睹怪石自石獅口滾出；又一次警察遭石擊中要害，旋即斃命，死於石獅腳下。至此不能不信邪，唯有請出風水先生來。

堪輿家云：「石獅之沒於是間，面朝罡位，口對龍頭，尺寸之放，樹木之兼，正中殺線，附近住戶人家必招殺身之禍！」

於是選定日子時辰，將石獅子的石珠取出，從此石獅不再害人了。

長勝將軍石

踏入廿一世紀，姑勿論香港如何「高科技」化，拜石頭依然大有人做，不能不算神怪也。

每月農曆的初六、十六及二十六日，港島半山寶雲道上，必擠滿拜祭石頭的善男信女，當然這寶雲道最出名之石頭就是「姻緣石」。這裏先不講姻緣石，卻講寶雲道向東行約半里近司徒拔道之「將軍石」——它是廿世紀七十年代才「出現」的。

時為一九七三年，有一群在「港安醫院」服務的女工，前往拜姻緣石時，在寶雲道中段的峭壁上發現一塊突出來的圓形石塊，由於石的頂部像一張面孔，而上端長有亂草，乍看去甚似一個人坐着般……

「真像！」女工們愈看愈覺得似：「不如拜一拜它！」

於是，女工們上香膜拜，每次經過都會拜一拜。未幾，有女工在麻雀枱上戰無不勝，跟着又有女工中馬贏了很多錢……

「是了，石頭向着跑馬地馬場！」心水清者有所發現：「嘩，拜拜它可能財運亨通也！」

於是打從此時起，石頭就香火不絕，而且被稱為「將軍石」了，可能取賭仔「長勝將軍」之意頭也。

當年寶雲道近司徒拔道的將軍石。

將軍愛吸煙

再拜寶雲道「將軍石」。

一九七三年被善男信女發現的這塊人形石頭，初時連名都沒有的，有稱之為「洪聖大爺」、「洪聖將軍」、「財神大爺」、「石伯」、「石元帥」等，後來才定名為「將軍石」。

可能拜這石的人真的有發過財，香火不絕之下，一群熱心的善信為表示誠信，決意集資替它粉飾門面了……

首先，築一條石級小路直達「將軍石」。

然後，替將軍裝扮一下，原來石頭只得粗略輪廓，善信們替它畫上眼耳口鼻，再將之漆上彩色，並且加上頭飾。

跟着，把「將軍石」左邊略突出的一個圓形石塊，以藍色圈出來當作一面「鼓」。

每拜將軍之前，先拜這個鼓，算是請將軍升堂視事的意思。再在將軍身前築小平台，讓大家放置祭品及上香燭。

最趣怪的現象，那些善信們愛用小竹枝插着香煙的濾嘴，然後把燃點了的香煙像香燭一樣的插在石香爐上，以供將軍享用。

又或者這樣解釋，將軍是「男人」，男人多數吸煙吧！

生殖器崇拜

拜完寶雲道前邊的「將軍石」，再深入路徑，有必要見識一下「姻緣石」也。

所謂「有緣無份，有份無緣」，很多人都認為緣份是冥冥中注定的，於是便有參拜「姻緣石」的迷信了。而寶雲道這「經典」（Classical）姻緣石，直到廿世紀九十年代依然香火不絕，實在匪夷所思也。

先講講這姻緣石的形狀，它是一條石筍，指向天空，高約三丈，遠遠看去頗似……

似甚麼呀？

「男人的性器官，」這是我的看法：「而且是勃起的……」

從民俗學角度說，這是生殖器官崇拜的變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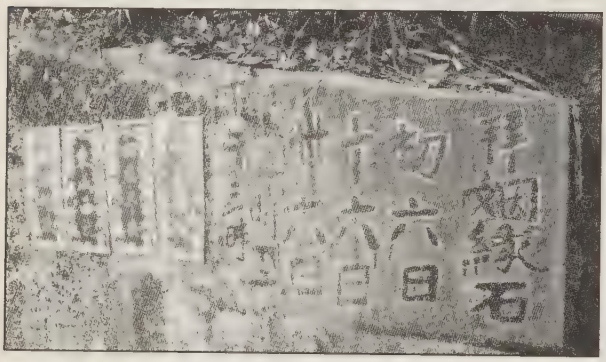
這石筍下面有一大堆大石和一個平台，善男信女就在此處燒香膜拜了。

相傳此石甚靈驗，求夫得夫，求妻得妻，求子得子，信不信由你。

在善信們的佈置下，這塊石筍簪花掛紅，下面群石亦有標上「石公」、「石婆」的名字，來者都誠心下跪叩拜的。

「姻緣石」的祭品相當簡單，胙肉、合桃、花生，就是這麼多了，因為「愛情飲水飽」嘛！

姻緣石斜坡下凹入的山坳，成了一處「露天神廟」。



連拜石頭，皆有時間表，真是無奇不有。

一柱擎天的「姻緣石」。

千處有求千處驗

再拜「姻緣石」。

姻緣石側邊還有露天神廟，本來是斜坡的腳下，在廿世紀六十年代初，下得雨多山泥傾瀉，於是當局只好用灰沙和水泥，將斜坡批盪，卻不知怎地那部份略凹了進去。而善男信女認為這是上香的好地方，久而久之，當正是「姻緣石」之露天神廟，還貼上了廟聯：「千處有求千處驗，萬家祈禱萬家靈」。

今之摩登男女亦會到來拜祭「姻緣石」，可能是聞名而至，或者聽老一輩的勸告而來的，當然潮流興風水等異說，很有可能有個風水先生提議：「拜一拜姻緣石，今年一定有喜！」

當然，上年紀婦女比較多拜，因此這一帶「神婆」最愛出沒，分別操着台山話、福建話、東莞話等為前來拜石筍者禱告、求簽、算命、查三世書……

「保祐澳洲的丈夫身體健康，早日回來一家團聚！」

「求神保祐丈夫愛情專一，千萬不要在外面金屋藏嬌！」

唉，這都是五十多歲婦人向姻緣石的許願，也都反映出香港傳統婦女的某種無助的心態，有着很無奈的感覺……

關於寶雲道「姻緣石」的靈驗事跡，較早資料就只有手

上一本廿世紀五十年代出版的舊書，就是風雨居士編著的《香港名勝古蹟與掌故》，該書這樣說：

「中環有個闊佬，當時在水坑口第一名大寨錦繡堂，與一個多情妓女……打得火一般熱，不料闊佬脾氣好似天氣一般變幻……可憐這位佳人，望斷章台楊柳，伊人不來，所謂為郎憔悴，奄奄一息，忽一晚闊佬直返香巢，重拾舊歡，這位佳人，自然喜出望外，其病若失，據闊佬說，今日忽然心血來潮，非馬上去會佳人不可，三日後居然十斛明珠（替妓女贖身）……原來多情妓女大媽媽枝人，日日禱求姻緣石，才使闊佬回復情感。」

又有一雙癡情男女，男窮女富，女家認為門戶不對，拒絕求婚，男女決意自殺殉情，「不過，誠心拜一次姻緣石吧……」

誰知一拜之後，女家竟然態度大變，貼大牀及夾萬做嫁呢。

該書還指出一個中國古老信念：「男女誠心叩拜，莫道木石無知，古人說『情之所鍾，金石為開』，又說『三生石上，註有前緣』，可見石之與情，發生極大關係……」

所以就有「姻緣石」的崇拜了。

「鐵砧石」神話

「佛堂門在鯉魚門之東南，又曰鐵砧門。旁有巨石，長二丈許，形如鐵砧，潮汐急湍，巨浪滔天。」《新安縣誌》的記述。

沒錯，這裏要講的就是「鐵砧門上鐵砧石」的神話了。

每逢天后誕，香港的善男信女們都會到鯉魚門外佛堂門的大廟去參神上香，但沒人會記得大廟左邊的尖咀山角上的「鐵砧石」了。這山角的斷崖，崢嶸有勢，其中一塊大石，隆然而起，和斷崖分開來，孑然而無依附，形如打鐵的砧，這便是「鐵砧石」了。

《新安縣誌》所記巨石「長二丈許，形如鐵砧，潮汐急湍，巨浪滔天」，好值得大家跑去一看。

不過，要看那鐵砧石的豪雄之勢，最好是風浪極急的時候，因為風浪滔天，以排山倒海之勢擊撼鐵砧石，但覺它屹立如山，中流砥柱之勢，非常值得欣賞。不過，風浪如此的時候，你還身臨斷崖觀石，面對惡劣天氣，這似乎很危險……

「大家小心！」

這塊石屹立斷崖外海中，飽受驚濤駭浪衝擊，依然氣勢如山，於是這天生的怪石就引發起先民的幻想，創作出美妙的神話……

傳說中有一位地仙要挑戰天下的神仙，決意冶煉一柄舉世無雙的寶劍，憑着這劍，硬闖天庭。他選了這塊怪石，生起洪洪爐火，每天孤絕地不停煉劍。

「超今邁古的寶劍是可以斷水的！」地仙這樣對自己說。

冶劍必須用砧，而他腳下這塊怪石就是冶劍的砧了。

每一天，他就在驚濤駭浪中試劍，劈……劈……劈……

水斷開，浪折了。

「哈……哈……我成功了！」

但突然地仙的面色大變，一片慘然，因為他看見這「超今邁古」的寶劍竟沾了一粒很細微很細微連肉眼亦未可見之水花。唉，最好的寶劍又怎會「留痕」……

「我道行未夠，法力未夠，我的劍沒可能煉好，我——失敗了！」

地仙一氣之下，把劍折斷拋進海中，自此消失，就只留下這古怪巨石在人間。

「龍鱗」神話

香港曾經流傳着頗多的古老神話，在十九世紀是民間茶餘飯後的話題，口語相傳到廿世紀五十年代，陸續由一些作者筆錄下來在報章上發表，因而得以留傳後世。隨着香港這個城市一日千里現代化，這些古靈精怪的神話，不但被人遺忘，而重提者，都會被人譏笑「老土」也。

嘿，本書就是不怕老土，勇往直前，發掘古老香港神話，公諸於現今之世，「嘩，簡直何等的偉大也！」

好了，言歸正傳，講一段荒誕不經的「太平山巨石龍鱗」的神話吧。

太平山頂一帶有很多怪石，但有一塊巨石卻屬於「龍鱗」。沒錯，香港的地形被經常渲染為龍脈（尤其九龍是有九條龍脈云云），所以與神話中的龍早就聯上關係。

香港島根本就是一條龍，而太平山就是龍首，地震就是這龍翻身……

在很遠很遠的年代，港島已經有一些漁民在此作業了，他們除捕魚外，又到山中採藥。一天，一個漁夫，為了連日天色不佳，不敢出海，唯有上山採藥，當來到山頂一帶時赫然見到一個老和尚盤膝而坐，閉目誦經，非常古怪。

老和尚在誦經作法，滿頭大汗的，但聽他暴喝一聲：

「動不得！」然後吁一口氣，如釋重負。漁夫好奇問之，老和尚答他：「我們站在龍首之上，這龍首有上昂之象，意味着它要飛天。嘿，只要龍一動，勢必翻天覆地，飛沙走石，極不得了，山下漁民必然遭殃，為免生靈塗炭，剛才誦經作法，已把這龍鎮壓住了！」

哈……哈……這漁夫當然不會相信……哈……哈……說笑吧。

「你不信？」老和尚指指身旁之巨石：「這就是龍首的鱗，你大可以伸手摸摸試一試！」

漁夫果然伸手摸大石，嘿，這一摸，當前大石金光閃耀，雷聲轟然而起，頓時飛沙走石，漁夫竟遭電殛暈倒……

到漁夫甦醒，大石依舊，和尚已不見。他急下山回船，詢諸同伴，都說曾見山頂雷電金光閃耀，到此時不能不信：「剛才觸動龍鱗，使龍鱗震動，唉，老和尚之說，實在不虛！」

於是，這個神話就流傳開了。

香港島的山勢，像一條龍？

新界「石敢當」

石中有神靈，「土地」神只屬其中之一，石頭裏面有財神、有姻緣之神，更有保護神——「石敢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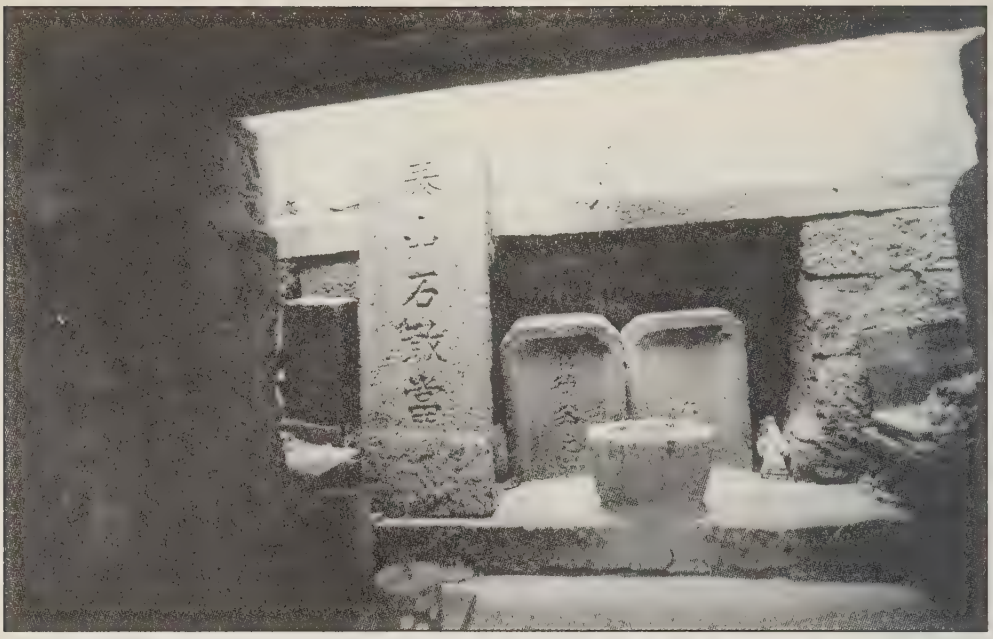
新界村落的村口路口或橋頭，時至今日，仍有設立一塊小石頭的，如果沒有刻字，多數是「土地」。每逢村中居民有紅白二事，包括結婚、添丁、死亡等，都在「土地」前上香，以示通知，使其保祐也。還有刻了「石敢當」三字的，則每日早晚上香供奉，祈求此「石將軍」保護村民，驅除邪魔鬼怪。

拜「石敢當」，又是中國很古老的宗教習俗，可以追溯至唐朝時代，據宋代王象之著《輿地碑目記》載：「興化軍有石敢當碑。注云：慶歷中，張緯宰蒲田，再新縣治，得一石銘。其文曰：『石敢當，鎮百鬼，壓災殃，官利福，百姓康。風教盛，禮樂張。唐大歷五年縣令鄭押字記。』」

從這段文字可以發現，最早的「石敢當」竟是唐朝大歷五年的，它不但能鎮百鬼，更能帶來太平盛世。

傳說，「石敢當」本來是一名勇士，據西漢史游《急就章》形容：「師猛虎，石敢當，所不侵，龍未央……」屬威猛之人也。

翻閱明朝楊信民著《姓源珠璣》，關於「石敢當」有頗



「神位」，供奉「泰山石敢當」。現今，嘉灣仔隆安街的「玉虛宮」內，仍設有一

這圖攝於越南河內一街角。

敢當神位」。香港離島坪洲的村莊內，會見到簪花掛紅的「石

詳細的記載：「五代劉智遠為晉押衙，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遇於衛州。智遠遣力士石敢當，袖鐵鎚侍。晉祖與愍帝議事，智遠擁入，石敢當格鬥而死，智遠盡殺帝左右，因燒傳國璽。石敢當生平逢凶化吉，御侮防危。故後人凡橋路沖要之處，必以石刻其志，書其姓字，以捍居民。」

這石敢當原來是晉太祖的開國功臣之一，武器是個鐵鎚，當然屬大力士級人物，後來宮廷政變，他苦戰而死，變了民間的保護神，鎮守道路三叉口。以前，民間刻成將軍形的小石，後來一切從簡，只拿石塊刻上「石敢當」三字便算了，所以後人有詩贈曰：「英雄來往休相問，見盡英雄來往人。」

沒錯，後世之人漸漸遺忘他的事跡，路經此石時便問道：「誰是石敢當？」

「不用問了，這石敢當很大方的，因為他見盡英雄來往人，你不知他是誰，見識未免太少了！」

據說，早在六、七百年前，鄉民初遷到新界住，未有廟宇之前，多供奉「石敢當」以驅除邪魔鬼怪。

異邪「靈石」

香港開埠初年已有着很多「靈石」傳説。

「靈石」中亦有邪靈的。

一九四一年出版劉國英編著的《香港百年》記載了「大嶼山將軍怪石」之異説：「新界大嶼山麓，有怪石在焉，名為將軍石，以肖其形也。石果如披胄戴甲，而其石之肚，有局部斜出大山前，野花叢生巔末，又類將軍披盔，滿嘴鬚髯，肚際後有一凸石，崢出石外，更形成一披盔戴甲之將軍，斜臥大嶼山旁，手按龍泉，雄傲之態，往來大澳船隻皆可見之……」

將軍怪石面對着后海赤灣一帶，其時該處無人居住，迨後有漁戶漸漸來此作業，還開闢荒地居住下來，結果出現了漁村，但怪事跟着來了，怎樣怪法？

當然引用《香港百年》之原文：

「漁民之業竟一落千丈，更足異者，女子多不能守節，十五六之少女即豔事重重，即視貞如命之女子，一遷至此，亦莫不改為浩淫，島人設法挽救無效，以為天數……」

相當神怪，搬來這裏住的女人全都變得放蕩起來，這種「豔事」一定帶來好多家庭慘變，究竟是誰作怪？

就是那將軍石在作祟了。

某夜，有個姓黃的漁民，他深夜出海捕魚，小舟蕩到將軍怪石下面之海域，突然觸礁，舟翻人覆，黃某幸識水性，游回岸上，心裏驚訝：「沒可能，此一帶並無礁石，下面何物作祟？」

於是翌日糾眾前赴察看，竟發現怪事，再引《香港百年》原文：「詎海底有一石柱橫臥水中，而該柱直伸至將軍石之臍下，如人之具焉……」

而這將軍石的「陽具」亦正隔海指向漁村，嘩！怪不得村婦們個個放蕩也。

「此時，乃突來一叟，推眾而前曰：諸位，貴灣從此興隆矣，婦女亦能歸正道矣，授以某月某日某時，前往僱工削石，誤時不可，否則，將軍顯靈，生靈塗炭，言畢，倏忽失其所在，眾以為神靈顯聖，乃如時僱工前往斫石，石粗可數十圍，工作甚難，詎開工一夕，突狂風大作，翌晨視之，石已斷去……」

將軍怪石失「根」之後，漁村恢復正常，生活愉快也。

照寶石

「去照寶石照一下財運罷！」

香港人向來愛迷信，愈玄妙，愈是產生奇想，沒錯，只要夠奇，奇奇怪怪，說不定就會帶給自己奇跡了……

於是，一九五六年新春，市面突然盛傳黃大仙山頭觀音廟出現一塊「照寶石」。

「如果你有福氣有財氣的話，只要來到這塊石的前面，聚精會神的往石裏頭看，你就可以看到財寶一大堆，那麼，閣下來年之運氣就會很好了！」坊間是這樣傳說的。

唉，這一九五六年，香港經濟蕭條，市道不景，大家都在等待奇跡，而「照寶石」之說一傳開去，於是人人爭着往觀音廟。沒法子了，世界艱難，誰不夢想發達呀！

其時黃大仙一片荒涼，只屬山頭野嶺，如果步行上山要走一段長路，此時人人心急，而投機者立刻停着一輛白牌汽車大兜生意：「上山一元，恭喜發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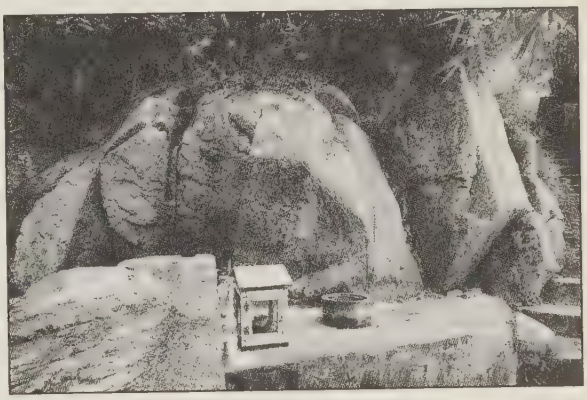
一元，相當昂貴，但一思及能比人捷足登山，物有所值……

好了，花費一元，搭白牌汽車登山，比別人捷足先登，來到觀音廟前，卻遭廟祝擋駕，遞上香油簿，說是籌款重修廟宇，邊說邊打開簿子，裏面所寫數字一二百不一……

「甚麼，捐那麼多？」

「哦，最少捐三元便可！」

於是，捐了三元，來到廟後，舉頭一望，見有牌坊，上書大字「照寶石」，兩旁有對聯：「天際觀人如星斗，心中祈我照寶石」，頗有氣勢。



過了牌坊，草叢中屹立兩塊大麻石，其一用紅漆油大書：「照寶石」，石下滿插着香燭，可見求財男女紛紛到此一遊也。

石旁設小攤位擺賣香燭：「一元買炷香，誠心禱願，可見財寶！」「不過，如無運氣財氣者，這照寶石你不會看到甚麼的！」

雖然傳說講得相當清楚，香港市民抱着大無畏精神，一於勇闖黃大仙山頭……於是又花一元買香燭，禱告完畢，把面孔湊到「照寶石」上，仔細的注視，可能看到幻象看到大量金銀珠寶，不過，多數只看到一片漆黑……

當時有人推測，這可能是神棍騙財的狡計，但自此以後，此「照寶石」成為求財聖地也。

血祭

香港人之拜石頭風俗，其實是中國原始宗教所遺留下來的「地神崇拜」。

古人拜土地，因為它代表萬物的孕育與生長，漢代的《白虎通義》已說：「地載萬物者，釋地所以得神之由也。」

春秋戰國年代，祭地是很隆重的，有所謂「血祭」的，初時祭祀者在地上叩頭叩到出血，而血染土地，後來變本加厲，出到殺人祭地之殘酷手段，《管子•揆度》有載：「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

周朝時代開始祭祀社稷，「土地」神就出現了，其時分東南西北中五個「土地」神，由五塊石頭代表，於是拜石頭就開始了。

很妙的是，今日香港長洲島還有一間小廟供奉着五塊石頭，而長洲居民很多都到該處上香，每到這小廟陳舊了，又立即捐款修葺，非常熱心……

據長洲人傳說，這五塊石頭，正中高的一塊，代表老公公，矮的一塊，代表老婆婆，旁邊兩塊，代表少爺少奶，最小的一塊代表孫子，它們就負起了庇祐當地老中青三代居民的責任。人們向它們上香，是祈望它們保祐闔家上下，老少平安大吉。

高僧・風水

末代皇帝怪談

香港與末代皇帝，流傳頗多神怪之說。

末代皇帝？指的是誰？

當然是大宋末年的宋帝昰和宋帝昺了，他們在忠臣陸秀夫和文天祥等擁護之下，南來澳門及香港招兵買馬，糾集壯士四十萬，戰船幾千艘，在澳門「十字門」（即大小橫琴島）一帶嚴陣以待，準備與窮追猛打的元兵決一死戰，時為公元一二七七年十二月……

深夜，寒風陣陣，海上波濤洶湧，北方人不慣水性，紛紛嘔吐大作。突然，海面動蕩起來，發出像千軍萬馬的巨響，非常恐怖……

「嘩，莫非打到來了！」

豈料神怪事隨之而來，海面竟然刮起猛烈颶風，襲擊「十字門」海面，剎那間橫掃千軍，將海上大宋軍船覆沉過半。混亂間有船隻起火，火趁風勢，禍及其他船隻，頓成火海，連皇帝昰所乘之船亦難逃劫難，竟然沉沒於海。幸好，宋帝昰獲救，但驚慌過度，竟一病不起也。

港澳之間，十二月還會刮颶風，真是神怪之極，簡直天亡大宋，跟着就鬧出鬼話。

殘兵擁着帝昰往九龍逃竄，輾轉流落於土瓜灣一帶，該

地有一條何家村，村人對宋帝昰甚為擁戴，迎而護之。

唉，這宋帝昰在澳門海域遭溺，雖然救起，亦已病到「五顏六色」，到土瓜灣時，已經病情厲害。

當時宋室兵眾，因走難奔波，個個疲乏欲死，入夜便睡，只有病重的宋帝昰睡不着，而四周一片死寂，突然傳來悽厲哀號，起於四野，令人毛骨聳然。帝昰大驚，立刻推醒侍從，嚇得滿頭冷汗，呱呱大叫：「鬼……鬼……鬼夜啼呀！」

眾人聽了一會，那哀號漸漸消失，為使皇上安心，都說：「這是黃鸝哀鳴，皇上放心！」

其實，大家內心都感到惴惴不安。

第二天找村民問個究竟。

「哦……哦……沒……沒聽到呀！」

「那可能是一些動物的叫聲吧！」

其時之土瓜灣四面荒蕪，到處山墳，村民心裏明白：「這是鬼嘯呀！」

侍從安慰：「皇上，安心！」

唉，又怎會安心呢？

病得非常厲害。

夜深了，宋帝昰臥室外突來了個老者，守衛們喝問來者是誰。老者說：「我叫楊二伯公，能替皇上治病！」

其時之皇帝已病到快死了，簡直藥石無靈，既然有一線希望，就由他一試吧！

這楊二伯公親自替帝昰煮藥，服了藥之後的皇上突然精神大振，而四更天已到，這楊二伯公離去……

次日，宋帝昰的病竟然好轉。

「快找二伯公，好好賞賜！」皇帝下令。

但整條村，整個士瓜灣，四處找過，沒有一個老人家叫楊二伯公，只有……

山頭一個孤墳，碑上刻有「楊二伯公」！竟然是野鬼行醫，人人嘖嘖稱奇，但又不敢聲張，到宋帝昰與殘兵離開後，他們才建立「二伯公廟」以紀念此事也。

末代皇帝與香港，還有一個「梳妝石」神話。

這「梳妝石」原本在宋王台，現在宋王台已不存在，那塊大石亦已消失。但老一輩香港人，戰前到宋王台遊覽過的，當會記得，在刻有「宋王台」三字的那塊大石之前，還有一塊大石，作長方形，清楚玲瓏地突起，高有三四尺，像一張枱子，那便是楊太后的「梳妝枱」了。

楊太后，南宋最後一位母后，宋帝昰與昺的生母，她跟隨着殘兵走難，狼狽如喪家之犬，只盼有勤王之師到來，每天都站在宋王台那山崗之上，放眼鯉魚門，盼望援兵，而援兵不至，君臣母子，互擁而泣。

就為了楊太后的母儀懿德，宋王台上就出現「梳妝石」了，須知傳統婦女重視儀容，特別楊太后以國母之尊，決不能蓬頭垢面。唉，既然落難，又從何有胭脂水粉？

於是，怪事來了。每朝早上，這塊長方形石上就會出現梳子和脂粉，是由石中生長出來的，到太后用完之後，就會消失，日日如是，太后儀容得以保存美觀。不過未幾，楊太后憂患而死，那石後人就稱作「梳妝石」了。

宋王臺山早已夷平，僅存一「宋王臺石」，現位於宋王臺公園內。

戰後的盂蘭節

香港盂蘭節以何時為最熱烈？

因為沒有紀錄，不易查考。但可以肯定，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淪陷三年零八個月之後光復的那一年，盂蘭節起着極重要的作用。

那些淪陷的日子，香港死人無數，炮火洗禮，饑餓煎迫，靠吃屍體求存者亦有人在，香港果真死得人多，而且絕大部份是無辜枉死的。

其時存在着頗多的傳說，例如某人以廉價買得一塊肉回家，舉家興奮，吃完肉後，非常滿足，某人溫飽之後睡覺，但迷迷糊糊之間感到有人在推他……

「不要搞吧！」

但耳邊響起一個淒厲的聲音：「賠我肉來，賠我肉來……」

這一驚非同小可，整個人自牀上彈起，跟着嘔吐大作，真的連黃膽水都嘔個清光也。

所以，光復後第一個盂蘭節，充滿了香港人與鬼之間的心理鬱結，有人提出：「一於隆重其事，設壇建醮，燒衣放食，超渡亡魂！」正所謂「一人倡之，百人和之」，這個盂蘭節竟舉行了很多天，簡直盛極一時也。

虛雲的法力

盂蘭節，戰後一年最熱烈，香港如是，廣州更盛，而且出現了奇跡。

當年廣州著名的「六榕寺」住持鐵禪和尚，因淪陷時曾東渡日本，戰後被廣州輿論攻擊，卒告入獄，「六榕寺」改由寬鑒和尚住持，於是，「中國佛教會」主席虛雲老和尚便應邀來廣州主持盂蘭法會了。

唉，廣州淪陷七年有多，死人無數，虛雲為全國第一名高僧，由他設壇建醮，當然成為省港澳最隆重之盛事也。

「十方野鬼遊魂，有主歸主，無主歸廟！」

這「六榕寺」開壇確是不同凡響，寺中東坡亭側的桃花，忽然開放，滿樹花朵，燦如堆錦，跟着寺中那幾株臘梅，亦開起花來，未幾竟連那種植寺中十年未有開花的鳳尾欐也突然繁花串串……這些植物春天才會開花，如今在農曆七八月間綻出奇葩也真的使人大開眼界。

「嘩，簡直法力無邊！」

「奇跡，奇跡呀！」

如今看來，此事確是神怪，但當時廣州頗多善信親眼所見，嘖嘖稱奇也！

虚雲老和尚真身

木杯渡江

講完虛雲高僧，還要一談杯渡禪師。

何解？

因為他是香港法力最高的和尚。

晉代有個達摩禪師，他來到江畔，拋一條蘆葦草落到水面，跟着踏在草上，一葦渡江，後來成為少林祖師。

宋代就出現了杯渡了，根據《高僧傳》記載：「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大木杯度水，因以為名。初見於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至孟津河，浮水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而飛。俄而度岸，達於京師，見時年可四十許。帶索襤褸，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不甚持齋，飲酒噉肉……」

這杯渡禪師所以得名，是因為他用木杯渡江，「武功」不弱於達摩，不過脾氣古怪，不吃齋，反而飲酒食肉，他為人治病捉鬼，驅災去難，奇跡甚多。

後來杯渡向相識者辭行，眾以為他回印度去，殊不知是南來香港新界的青山，他初到青山時是結廬而居，經此之後，青山成為最早之香港佛教聖地，而佛教在香港之能夠發揚光大，杯渡乃開山劈石者也。

今天青山之上有「杯渡岩」，岩中有一個和尚的刻像，

便是當年的杯渡禪師了。

據說，當年杯渡禪師是用法力把青山爭回來的，因為當他來到此地時，已有一個精通風水學的方士看中，要把青山佔據，作為其發揚方術之地……

這時，佛道不相容。

既然大家都有法力，惡鬥起來，非死即傷。杯渡提出：「來個文鬥吧，誰能先到青山者，就是青山之主！」

方士不知道杯渡的厲害，但見他把木杯拋在海上，人就一腳踏着木杯，箭一般渡海。此時，方士知道自己法力不如杯渡，只好認輸，便把青山讓給他。

杯渡以方士言而有信，便與他結為方外交，這位方士因精通風水，便把此間十大名穴指點，然後隱去。

但風水之學，不是佛家那一門，而作為佛家弟子不須要風水……

杯渡一笑了之。

結果這些風水穴有遺諸俗人，亦有失傳的，不過，青山就成為開埠前期香港的最早佛教聖地也。

大怪魚作祟

話說好幾百年前的屯門一帶已有漁村，漁人在此打魚者眾，經常因爭奪捕魚範圍，而發生武力打鬥，釀成流血事件。杯渡禪師常常看到這些事情，都感到痛心疾首，便常常來到海邊對漁夫們講出一條大道理：

「你們捕取魚類，已經是傷害生靈，如果再發生鬥殺，更為殘酷不仁，這對大家的今生來世都有害，因為罪孽會愈來愈深！」

杯渡禪師苦口婆心的常常向眾漁人說法，漁人們漸漸被他感動，鬥殺的事件也逐漸減少。

一天，大家準備出海之際，突然見到杯渡禪師在海邊靜立，遙望前方，口中唸唸有詞，正感奇怪之際，杯渡朗聲曰：「今日不能出海，大家請回！」

沒可能的，海面相當平靜呀。不信者駕舟而出，豈料離岸不遠，一股神秘暗流湧現，跟着紛紛翻舟，漁夫們因為近岸，逃生容易，倖免於難，這時始信服，急問大師究竟發生何事，大師答道：「海中有一條大怪魚，被上天懲戒，在此興波作浪也！」

「嘩，海裏有大怪魚！」

眾漁人聽得毛骨聳然。

「沒錯，」杯渡禪師不慍不火的說：「貧僧連日來發現潮流有了異樣，以我的經驗來說，必然有一條給上天懲戒的大魚來到這裏，但牠難免一死的，故我為牠念佛減罪！」

當時漁人還是半信半疑。但是海上的潮流，一天比一天洶湧，與平時非常不同，到第三天，更顯得無風起浪，狂濤高捲，像颶風季節一般，當然人人不敢出海也。

到了第四天，天還未亮，杯渡禪師早已出現在海邊，他提高嗓子大叫：「大家出來呀！」

被驚醒好夢，都出來看個究竟。

「你們可以出海了！」

「為甚麼？」

「你們看——」

杯渡禪師向遠方海灘一指，眾急奔去看個究竟，但見海灘臥着一個龐然大物……

其時曙光剛現，照着這二丈多長的龐然大物，大家始看清楚：「嘩，好大條怪魚呀！」

「沒錯，這傢伙，就是我前日對大家說過犯了天條的大魚，牠現在已經死了！」

一時間屯門附近的漁人和村民都來看熱鬧……

曙光下二丈多長的大怪魚躺在沙灘上，漁人們看得目瞪口呆：「竟有如此大的魚呀！」

二丈長的魚，魚身有數十圍之大，兩隻眼睛，活像兩個大盤，稍為不注意，就會以為是一條擱淺的船隻。

大家曉得這魚已死，就問杯渡禪師怎樣處理牠？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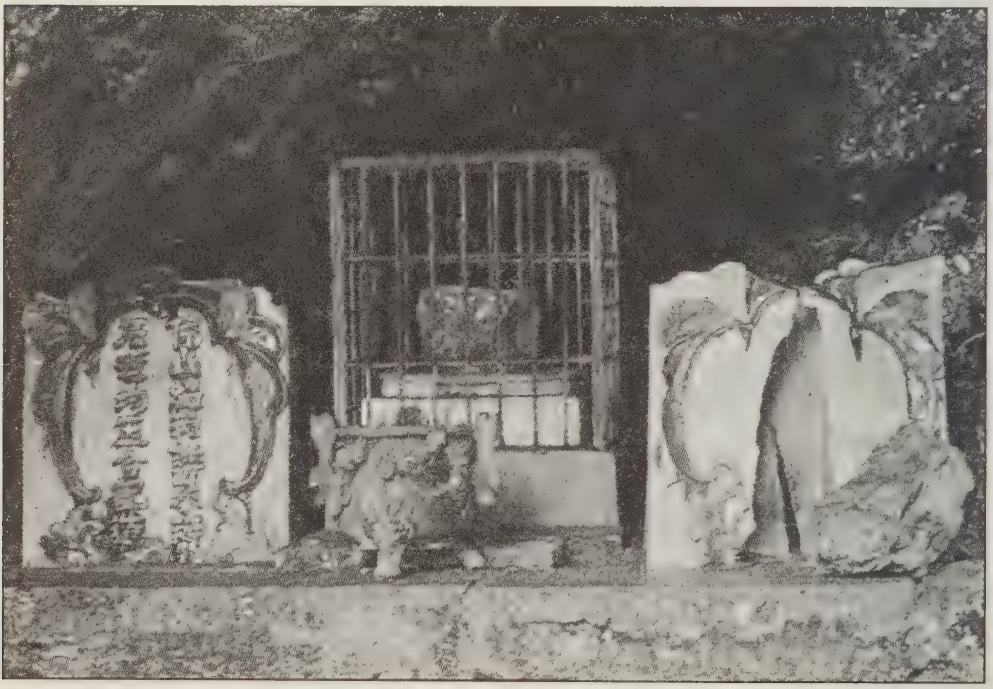
說：「上天只懲戒那魚的生命，這個遺下來的軀殼已沒有生命，假如肉是好吃，你們取去牠的肉吧！不過，你們取去魚肉之後，把牠的骸骨敲碎，每人保留一塊，即所以使牠的靈有所寄託也。」

於是，千多漁人合力把那大怪魚的肉取下，那天在海灘燒火吃魚喝酒，而且大家唱起歌跳起舞來，好像歡渡節日一樣。

這怪魚宴太鮮美了，人人吃得開心，本來還有因爭漁場而生敵意者，現在都戾氣全消，而未來歲月將會和平相處。

大魚能解千古仇，奇跡！

至於遺下的魚骨，杯渡只取去五節，叫漁人跟他扛運到青山禪院裏面，放在一個石岩裏，這岩就順理成章叫做「魚骨岩」了。



青山禪院內的「魚骨岩」，用鐵籠罩着保護。

杯渡變頑石

杯渡禪師自取得怪魚骨之後，便很少到海邊去了，只是在寺裏修練，凡十數年，不但海邊沒他蹤跡，便是寺門內外也不容易見到他。

漁人們和青山腳下的村民，因為見不到他，懷疑他到別些地方去雲遊了，於是特地到杯渡禪師的方丈室附近探聽。只見他緊閉雙目，趺坐在蒲團上，一動也不動，大家全神注視他，想看看他有何動靜，良久沒有動靜，卻突然有人驚叫：「看！坐在蒲團者並非杯渡，只是一塊蠻石而已，莫非禪師變了石頭？」

說罷，再看看石頭，竟又變回杯渡，眾正想叫出聲，但說時遲那時快，杯渡又變回頑石，真是幻真幻假，莫測高深。

未幾，有人在山頂下望，見到杯渡竟在海灘出現，於是奔下看個究竟，但海灘已無人影，舉頭一望，杯渡卻在山之巔，嘩，簡直神怪到極也。

當消息傳到禪院，眾弟子認為沒有可能：「我們親眼見到大師在方丈室打坐，根本沒離寺半步呀！」

大家當然不信，但窺看禪房，杯渡果然在內：「哼，大師分明懂得分身術！」

一天，杯渡忽然召集徒弟們在一起，對他們宣佈：「我在塵世裏已經有了相當年紀，我快要離開這個塵世而去了！」

徒弟們急問：「師父今後往何處去？」

他答：「浮雲野鶴，我可能是一股流水、一片行雲，在雲水之間，飄飄浮浮！」

不久，杯渡的蹤跡果然消失，不可復見，甚麼時候離開青山的，沒人得知。

但隔了相當長久歲月，青山海面漁夫作業，發現魚網非常沉重……

「嘩，一定大有所獲也！」

豈料拉起魚網，竟發現魚毛也沒有一條，網中只有一塊四尺長的石像。

「一於拋回海中吧！」

突然有人認出石像之容貌……

「這個人像，不是別人，就是離開我們的杯渡禪師！」

愈看愈維肖維妙，漁人們無不驚嘆杯渡的神奇，無法曉得這石頭何以會掉在海中，更不知這是否杯渡的「化身」。

於是，眾人合力扛起石像送往禪院，並把石像供奉於岩內，就順理成章把它稱作「杯渡岩」也。

半月照潭

香港歷史上的怪僧，除了杯渡和尚，還有個白玉禪師，但因為沒有文獻記載，故他是怎樣形貌，不得而知。

有關白玉禪師傳奇，只見於香港的風水掌故裏。他是一個遊僧，精通風水之道，其時可能中原動盪，白玉禪師運用風水之道追尋人間「樂土」，竟然給他南下直追到新界的山頭野嶺來了。

那一日，他站在今之沙田一個山頭上，突然有所發現，跌足嘆曰：「太好了，太好了，這個『半月照潭』穴，可惜，可惜我是個和尚呀！」

沒錯，一日為僧，功名富貴，子孫興旺，皆與自己無緣也，尋得理想的名穴，又有甚麼用呢？於是他埋下一塊小石碑於泥土之中，跟着繼續流浪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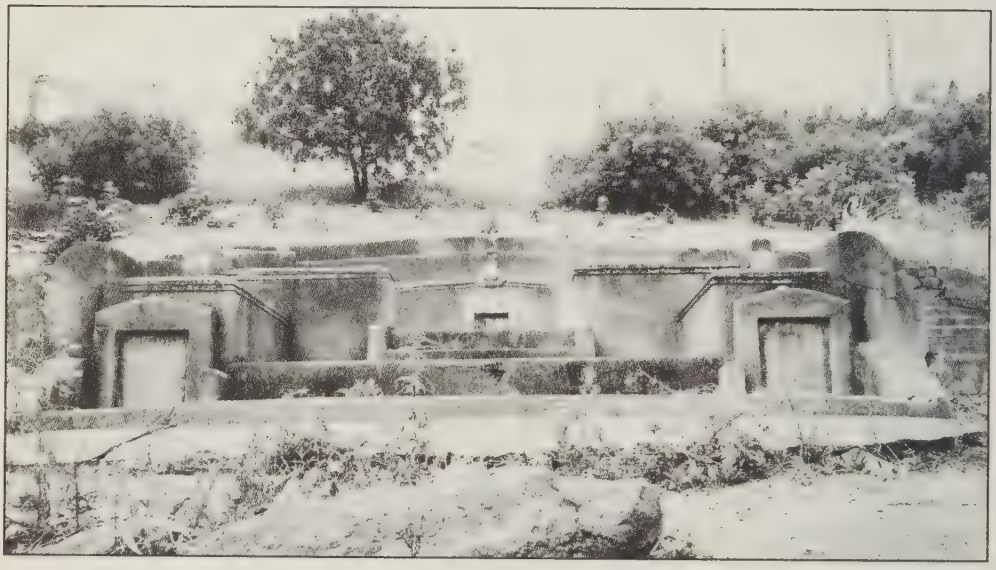
過得很多年，一個堪輿術極精的人物出場，他叫做鄧符，就是新界望族鄧氏的始祖，亦是避亂中原而至的。他在新界本已覓得「玉女拜堂」、「金鐘覆火」和「仙人大座」三穴名山，有丁、有財、有壽，樣樣俱全，惟獨功名則弱……唉，舊時封建社會，功名才可令全族光彩。

鄧符本是江西人，因為避亂，結果在新界錦田落籍，他行遍新界每一山頭，結果給他在沙田找到個功名穴：「好極

呀，『半月照潭』穴，一於將家父屍骨葬於此也！」

這「半月照潭」，功名富貴，一切俱足。鄧符便把父親的骸骨安葬，掘土之際，不數尺，赫然見到一小石碑，碑上刻有白玉禪師所題的山讖，讖曰：

「長沙左手接青羅，右手青衣濯碧波。深夜一潭星斗現，裏頭容得萬船過。有人得下朝陽穴，十三年內即登科。若是世人尋不得，回頭轉問釣魚哥。」



「半月照潭」穴。

當然讖言不易明，除非是堪輿專家，但「十三年內即登科」一句，顯然與功名有關，而鄧符當時狂喜不已，對這個白玉禪師非常佩服，他竟比自己早一步找到，可見「功力」比自己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午夜懸燈

香港風水名穴，除「半月照潭」外，還有一個「午夜懸燈」，相當神秘。

傳說，明末之際，香港產香極盛，有個福建的船家靠駕着「大眼雞」載運香貨回閩維生，經常來往江浙與香港之間。

他通常泊舟於九龍灣，每於午夜觀天，即見飛鵝嶺上有燈高懸，光芒璀璨。當年之飛鵝嶺乃荒山一個，渺無人煙，何來燈火……

這位船家覺得奇怪，便默記懸燈之處，登山找尋，卻空無一物。

但第二夜，在舟上觀天，又見山頭懸燈，二次如此，三四次亦如此。

有一次，那船家遇上一個地師，來自江西的（江西風水之學，天下之冠，賴布衣亦此來源），地師叫船家領他登山一看，禁不住大讚名山：「午夜所以懸燈，乃係地光，自此穴射出，這是絕好的名穴也！」

船家聞言，馬上回閩，把祖先骸骨，搬來飛鵝嶺下葬。葬了之後，那船家不業貨運，回閩定居，結果，他的兒孫，一登文狀元，一登武狀元……要知道，舊時文武狀元集於一門，是極不容易的，不但整族，甚至整個社區都光彩之極！

銅鑼不響

一代風水宗師賴布衣曾經來過香港，信不信由你。

因為南宋國運岌岌可危，很多堪輿學者南下找尋人間樂土，豈料愈走愈遠，竟然來到新界九龍和香港島，好可能基於這種心理因素，賴布衣便來到香港了……

當時他和一班徒弟們在山上遠眺「銅鑼灣」——這裏的海灣形狀圓圓的，波平如鏡，有如一面銅鑼，因而得名。

那些弟子們見銅鑼灣三面環山，灣圓如鑼之中而悠悠碧水，大讚為好風水之地，以後興發，必成為港島之首。不過，作為師父的賴布衣看了一輪，評曰：「他日必發，但只成為本島之次，不能為島之首也！」

眾弟子問何解。

他答：「有鑼無椎，銅鑼不響，九成則有，十足則未也！」

原來，從風水學角度說，稱得上為銅鑼的，必定要有椎，以椎敲鑼，鑼聲響了，方算十足，如果沒有椎，銅鑼不能成聲，風水雖好，不能十足乃必然也。

沒錯，岸畔山腳，連大石柱也沒一根（即是沒「椎」），註定地位僅次於中環了。

銅鑼灣舊貌。海岸圓圓，波平如鏡，似一面銅鑼，因以得名。

水中怪事

藏鴨沙

今日銅鑼灣對面的海中，即在昔日的燈籠洲附近，相傳這處海域有一片流沙，能隨潮水漲落，時隱時現，海水流到這裏就轉成漩渦，吸力非常大，能令船隻失去控制，隨着漩渦打轉，終至被吸到海底。因為這一片流沙的形象似一隻鴨，船家就稱它為「藏鴨沙」了。

據說從前水上人家視這片流沙為畏途。無論大小漁船或是貨船和客艇，從鯉魚門進口後，要經過這一片「藏鴨沙」時，總是非常小心，儘可能遠遠避開，以免招殺身禍也。

香港的漁民和漁家向來非常迷信，他們對於這一片流沙除了有種種附會傳說外，更有一可笑的忌諱……

「既然叫做藏鴨沙，而流沙形狀又似鴨子，因此鴨子經過此處就會沖犯，」他們相信：「所以船上切忌養鴨！」

說得繪形繪聲，人人心驚，傳言就更多了，有說凡是經過這裏的船隻，若是船上不慎養了鴨，即使關在籠中，也會給這片怪沙吸了去，這樣就連帶船隻本身也發生了危險。

因此，往來這一帶的船隻，船上人都相誡不許養鴨，所以往往只聽得人說「蛋家雞」，從來沒人說「蛋家鴨」也！

其時有一家輪船公司叫做「大鴨家」的，名字顯然是個譯名，可說譯得有點古怪。相傳，在本港開埠初年，輪船還

未通行的時代，「大鴨家」轄下的一艘三層甲板的大帆船，第一次從外洋駛抵香港，由本港的領航員帶領駛進鯉魚門，在接近「藏鴨沙」暗流時，領航員向船主說：「你們大鴨家的鴨，是犯了藏鴨沙的忌，還是轉舵改道而行吧！」

船主斥其迷信。

「不能不信，很神秘的！」領航員堅持：「我不想自招殺身之禍！」

二人竟爭持不下，結果領航員離船而去，船主惱極，決意親自測量水道然後直闖這「藏鴨沙」，豈料到達該處水域，突感萬籟無聲，一切靜止，好像被一股神秘力量所吸住了，跟着就是天旋地轉……

「救命呀！」

這大鴨家的船隨着漩渦打轉，而且愈轉愈急，終至全船被捲入海底，深深的埋進沙中，竟無一人倖免，僅有一截桅杆露出水面上，完全應驗了傳說。

靖康海市

古時香港之急水門一帶，至大嶼山海面，遠達龍穴洲的水域，在煙霞折射下，經常出現海市蜃樓，自宋以來就稱為「靖康海市」。

由宋代至清初，每當晦夜，海光忽生，水面盡赤，有無數燈火往來，但見人影幢幢，喧嘩笑語，聞賣珠鬻錦，數錢量米之聲，至曉而止。古時的人不知氣象的折射原理，認為是鬼怪作祟……

《東莞縣志》這樣說：「其他故有沉洲，每月出，輒有鬼物就海中為市，所謂沉洲夜市也。」還作過統計：「海市天晴則大，陰則小，每歲正月初三、四、五，必一見。」好可能初春煙霧較濃，光學上的幻象就更加看得清楚，更加使人看得疑幻疑真了。

不過，古時的人相信香港海域有一種「蛟人」出沒，屬神話式動物，他們有人面有龍身，水居如魚，當傷心哭泣時，眼淚就變成了珍珠，所以是有法力的。

《本草綱目》記曰：「蛟之屬有蜃，其狀似蛇而大，有角，能吁氣成樓台城郭之狀，將雨則見，名蜃樓，亦曰海市。」神話中的蛟龍能呼風喚雨，亦可炮製海市蜃樓迷惑人類！

這「靖康海市」在宋代就開始很有名了，文人雅士獵奇客冒險家等，都遠道廣東，來到海角之南端，欲看這海市蜃樓，不過機會難逢，千里迢迢而來，好可能失望而去……

據說蘇東坡看過靖康海市，他在哲宗紹聖元年（公元一〇九四年）被貶「寧遠軍」（軍，宋行政區名，今廣東省瓊州），有空閒時便愛住進東莞的資福寺。

寺僧號「祖堂」者，及莞人夏侯生，都與他來往甚密。蘇軾每次登舟出海，都想看一下海市蜃樓，卻偏偏無緣得見，惟有問教祖堂，而祖堂則說：「此靈變也，公善為文，祭之當見。」

蘇軾果然作了首長短句詩歌，用火焚之，未幾，舉頭一望，但見天際出現樓台人馬，鼓舞吹噓，車水馬龍，好不熱鬧，看得非常興奮，詩興大作，結果寫了一首詩贈給夏侯生。

據《東莞縣志》載，蘇軾這首詩一直保留在夏侯氏族譜裏，可惜後來失傳了，而且自清朝之後，似乎沒人再看見過靖康海市呢！

鮫人傳

人魚的傳說並非西方才有，中國南方，包括香港的海域，在古時已有人魚出沒。

最早的記錄，晉朝干寶《搜神記》卷十二：「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泣，則能出珠。」

中國南方海域之外出沒的人魚，是叫做「鮫人」的，而最神怪者，是他傷心哭泣時，流下的淚水都變成了珍珠。而無巧不成話，西方的人魚傳說也會泣淚成珠呢！

關於「鮫人」，《博物志》和《述異記》都有類似的記載，而且還多了個名字「泉客」（或「泉先」）。他們是相當友善的，還協助漁夫們捕魚，因為他們游泳技術非常好，只要潛在海裏，拖動魚網，衝向魚群，令魚穫甚佳。所以，陸上的人類也愛和他們交朋友。

「來我家小住如何？」漁夫問道。

「好呀！」鮫人答得從容。

鮫人是水陸兩棲的，不過，他們在陸上是沒有居所的，如要上岸，就得住進人類的家。他們有恩必報，如何報？《太平御覽》卷八〇三：「鮫人從水出，寓人家……將去，從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滿盛，以與主人。」

嘩，這麼多珍珠，發財了！

遺種變人魚

傳說香港大嶼山附近海域在古時有人魚出沒，亦有特別的名字，叫做「盧亭」的。

東莞鄧淳《嶺南叢述》盧亭條云：

「大奚山三十六嶼，在莞邑海中，水邊岩穴，多居蛋蠻種類。或傳係晉盧循遺種，今名盧亭，亦曰盧餘。似人非人，獸形鳩舌……出沒波濤，有類水獺，往往持魚與漁人換米，或迫之，則投入水中，能伏水三四日不死……」

關於這半截的「盧亭」文字有必要解釋一下，所謂「大奚山」乃「大嶼山」之古稱，而這些人魚被認為是「蛋家人」（「蛋蠻」）的「變種」（英文Mutant，因某種超自然因素而產生身體變化），變成人不人、魚不魚、獸不獸的怪物。

他們所以叫「盧亭」（或「盧餘」），因為相傳是「晉盧循遺種」。大約是公元三九五年，東晉時代，浙江永嘉太守盧循率眾舉事，被劉裕挫敗，南來進擾廣東，盤據番禺，又遇強敵，部曲星散，有殘兵扁舟逃至大嶼山潛形遁跡，然後離奇地一代傳一代，竟變種為人魚。

《嶺南叢述》是少有的古籍記錄了這種人魚的形貌，「似人非人，獸形鳩舌」。「鳩」是一種水鳥，屬「塘鵝」類，文中所說「鳩舌」，可能指人魚有「塘鵝」般的啄而言，所以好怪相也。

中國古籍內，早有人魚傳説，圖為《山海經》中的「陵魚」。

捉獲人魚

香港大嶼山曾有人魚出沒，相當神怪，而且被傳為東晉太守盧循的遺種，「獸形鳩舌，有類水獺」。

東莞鄧淳《嶺南叢述》盧亭條還有以下記載：

「(人魚) 能伏水三四日不死，仍復如舊，率食生物……其捕魚，使人張罾，則數人下水，引群魚入罾內，既入，引繩示之，則舉罾並其人以上。正德中，其人入水時，偶值颶風不能起，潛游數月，至香山，見罾以為己物，乃坐其中，為人所獲，執以赴官，或識之曰：此盧亭也。初獲，言語不通，久之，曉漢語，詢之，信然。」

很神怪的一段記述。人魚有妙法捕魚，他們張開大網下水趕魚，到魚群進入網羅之後，便連人帶魚一起網着，屬苦肉計也。

有一次，因為打風，某人魚被迫潛在水中游行數月，竟然游到去香山，見有魚網，以為是同伴，便鑽進網中讓人拉上水面，頓時間嚇壞了香山的漁夫……

「嘩，捉去報官府呀！」

官府認出他是「盧亭」人魚，還把他收養了，教他說漢語，始知人魚世界之玄秘！

魚人山上居

關於古時大嶼山「盧亭」人魚的傳說，古籍頗多不同意見。

有說「盧亭」是人，非魚，只是愈傳愈變神怪，例如劉恂《嶺表錄異》：「盧亭者，盧循前據廣州既敗，餘黨奔入海島野居，惟食蠔蠣，疊殼為牆壁。」

從此一則所述言之，「盧亭」是野居，並非水居，也非人魚。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有載：「晉賊盧循兵敗入廣，從舟逃居水上，久之，無所得衣食，生子皆赤體，謂之盧亭。嘗下海捕魚為充食，其人能於水中伏三四日不死，盡化為魚類也。」

這又是另一個講法，「盡化為魚類」，即是說本來是人，死後變人魚，所以人魚乃係精靈的一種。

不過，寫《廣東新語》的屈大均，在清末時幾次搭船過大嶼山，曾親眼見「盧亭」，亦肯定他們是人非魚，作有《盧亭詩》：「雌雄一一皆人形，綠毛遍身只留面，半遮下體松皮青……」他們過着和平的生活，「在山知不是人魚，乃是魚人山上居」，好一個世外桃源，令生於亂世的屈大均非常羨慕也。

「紅水橋」傳奇

新界「洪水橋」已成歷史陳跡，橋已消失，給填成一條公路，而山澗之水則由路底下的渠道疏去，所以現在是名存實亡的。

「洪水橋」屬於新界屏山區的，原先叫做「紅水橋」，這裏本是由山水構成的一條小溪，雨季水漲的時候是一條小河，但一到冬季水乾就剩下一線細流。橋身並不大，從橋上望下去，水質並不清澈，也許附近山上的石塊富於鐵質，流下來的水有時帶有鐵銹似的紅色，因此就稱為「紅水橋」了。

但當地鄉民傳說，「紅水橋」的水所以會紅，是另有原因的，而且有着一段很悲壯的故事。

開埠前香港，滿清政府年代，新界離大陸甚遠，廣東省治權鞭長莫及，土豪惡霸就愈來愈多……

據說，在「紅水橋」東北不遠的地方，從前本有一座村莊，名叫「衙前村」。村中為首住戶是一家惡霸，倚仗有人在朝中做官，子弟們在鄉下便無惡不作，平日霸佔田地，欺凌過路婦女……

日子久了，衙前村這些人橫行鄉里的惡名已經傳到朝中，恰巧他們倚靠在朝中做官那人已失勢，靠山一倒，官府就派兵清剿，戰情壯烈。

官府派兵清剿衙前村，村民已事先得到風聲，那些平日仗勢作惡慣了的子弟們，便煽動全體村民來與官兵對抗。

衙前村本是築有堅固的圍牆，這時便緊閉圍門，深溝高壘，拒絕官兵前來捉人。官兵圍困多日，居然無法攻入，惟有智取……

「南邊官兵把守疏忽，一於突圍！」村民見糧盡，被迫突圍。

可是當村民突圍逃到今日洪水橋那地點時，才知中計，因為遭遇官兵埋伏，給四面包圍，殺得鬼哭神嚎。其時夜深，全村男女老幼沒一個逃脱，幾百人全遭屠殺。

天明了，唉，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溪水盡赤，成了紅水——而且以後都流着紅水，後來大家就叫此地為「紅水橋」。

這傳説還有一個插曲，當日官兵圍村之前，村中有一個婦人恰巧歸娘家，後來成了全村惟一的倖免者，她當時懷有身孕，後來生下孩子，因為是全村惟一「剩」下的接代人，便改姓「盛」了（「盛」與「剩」同音），以資紀念。

據説至今「洪水橋」大井村姓盛的居民，就是這家的後裔了。

天燈照怒海

「天燈光芒照耀大海。」

沒錯，大嶼山流行一個「燈芯石」神話。

所謂「燈芯」，乃傳統中國油燈那豎起的芯，注油其中，把芯點過，便其火熒熒。這樣一種古式的燈，早已淘汰了，不過，還可在古裝片見到吧！

「燈芯石」，便像這樣的一盞古燈中的燈芯，位於大嶼山長沙。長沙是大嶼山東南海岸，左邊是貝澳和散石灣，右邊是塘福和水口，由於可能沙灘遼闊，極目大海波濤，所以就叫「長沙」（長長的沙灘）。

好了，沙灘盡頭邊緣那一大堆石塊，塊塊高標而起，活像古老油燈中的燈芯，故稱「燈芯石」，又因為陣容龐大，形成一座墩，又稱「燈芯墩」。

傳說，這「燈芯墩」救了很多漁民的命。

當然不知發生於何時之事，漁民出海作業，突然天色驟變，烏雲蔽天，風雨交加，如果是晚上更加恐怖，四周漆黑，怒海奔騰，孤舟其上，勢必沉沒。生死存亡之間，那一群「燈芯石」竟神秘地亮起來，光芒四射，照耀大海，漁人得救。次日親臨石墩察看卻不見有異，迷信的漁民就認為是「天燈」指示生路也。

神怪經歷

五鬼臨門

世紀末風情，玄幻的事情、玄幻的人物，也就特別多，而香港也不例外。

也許，每屆新舊世紀過渡，社會的變，人事的變，超出常規，不易把握，玄幻之說就乘虛而入，完全基於人底心志對未可知的新紀元產生震懼……

「最好出現一個世外高人救救我們呀！」

唉，世外高人不易來也。

於是，我在想，這本書已寫了頗多，但似乎沒有寫過本人及我身邊朋友的「神怪」經歷，我認為有必要寫下來，作一個記錄，以下的篇章記述的都是真人真事，有些只得個開頭，還未有結果，因為本人並無預知未來能力，請讀者諸君原諒吧！

話說，我有一個親戚，大約五十歲，事業頗為有成，一年暑假參加旅行團準備去美加觀光，豈料臨行一星期突然咳得要命，醫生叫他入院檢驗……

「你患有末期肺癌，不宜旅行！」

簡直是晴天霹靂，誰可以接受這種現實呀？一家人都很傷心，那夜他睡着了，突然聽到房外有很多人聲，有笑，有叫、有唱歌，十足開 Party 慶祝甚麼的，而時為凌晨三時！

沒可能的，他試圖爬起身，但發現全身麻木，動彈不得……

「沒可能的。」親戚心裏暗叫，拚命掙扎，結果給他成功的爬起牀。

而與此同時。房外的「開派對」式噪音立刻中止，他大着膽子推開房門出廳亮燈……

嘿，哪有人呀？

大廳亦沒有凌亂，擺設亦如平常。

「難道鬧鬼！」

突然感到毛骨聳然。

「難道慶祝我快死？！」

頓時間嚇到冷汗直冒，立刻叫醒家人，但剛才沒有人聽過喧嘩之聲呢！

「怎辦呀？」大家慌作一團。

「我有個朋友他師兄精通茅山術，不如找他看看！」其中一個家人說。

於是，就去找茅山師傅了。

茅山師傅皺眉一算：「嘿，你招惹了五隻惡鬼回家，他們是來自荃灣墳場！」

親戚家在沙田，而五隻鬼則來自荃灣，還是惡鬼來的……怎……辦呀？

可否驅魔呀？

「驅鬼可以，五隻惡鬼，每隻收一萬元，捉五隻，收五萬元！」茅山師傅開價。

嘩！五萬元，雖然不算多，但家人感到很多疑惑不可解釋，例如「茅山師傅是否可以成功捉鬼？」「捉到鬼之後肺癌是否不藥而癒？」「世間真有奇跡嗎？」「五萬元付出去而最終還是一死，有甚麼意思？」「家裏究竟是否真有五隻惡鬼？」

這都是很「理性」的疑惑。

茅山師傅亦似乎看通他的心思，他說：「既然這樣，大家不要回去再住了，我寫一道符給你們貼在門外，然後你們每夜都在門外燒金錢衣紙吧！」

現在，這屋是丟空了，門外貼着符，每夜有人燃點香燭，焚燒金錢衣紙，而裏面……

結果呢？

這事件還在發展中，暫時未有結局。

不過，每當華燈初上，門外因燒元寶冥通而至煙霧瀰漫，左鄰右里感到氣氛詭異。

「唉，如果有奇跡就好了，我們求過觀音、求過神佛，總之甚麼都求過！」

人在面對死亡的時候，是如此的手足無措，真慘！

離魂飛昇

我最少識得兩個朋友，他們都有「陰陽眼」的，隨時可以看到陰界事物。

其中一位朋友因在十三歲那年大病一場，徘徊在生死邊緣，結果痊癒之後，發現眼睛可以看到靈界的東西，而且往往在入睡時便會離魂，魂魄飛到老遠……

遇過很多經歷，例如見到大鬼王在小鬼面前舞槍弄棒，例如和惡鬼搏鬥（危急間在鬼的後腦使勁一拍，就把他打進十八層地獄）等。

「你離魂的時候是會飛的嗎？」我問。

「也許是的，」他說：「在入睡時，我的魂是盤膝坐着然後慢慢起升，升到屋頂時，我總會俯望一下自己的身體……」

跟着，他的魂就會飄出屋外，在空氣中浮游。我是一個好奇心強的人，當時我打趣的問他：「怎樣飛法呀？像不像超人那樣，把雙手伸向前，穿破空氣的飛？」

「非也，」他說得肯定：「我是T字型飛行的，雙手往兩旁平伸，身體垂直，就像一個T字！」

飄……飄……飄……

他的魂曾經飄到去西沙群島，在一艘漁船上降落，還突

然現身，嚇壞了漁人！

他睡覺時離魂的次數愈來愈多，由每星期兩次，到三次，到四次，魂愈去愈遠，可以去到荷蘭，可以去到未來，可以回到過去。

「我肯定這個世界是有末日的，而且距今不遠。」他說。

他還未夠三十歲，但對世界看得悲觀，我追問：「何以這麼肯定會有世界末日？」

「我親眼所見！」

原來有一次他睡覺離魂，魂魄穿越時空，去到一個沙灘，見到很多面孔茫然的人，而突然海浪升高，升高升高升高……結果海浪吞噬那班手足無措的人，也吞噬了大地，世界黑暗，日月無光……

我看過一些外國預言家的東西，曾經推測二〇〇四年會是世界末日，因為氣象劇變，南北極的冰雪突然溶解，而海水神秘地漲高了幾倍，淹沒大地。

「會是二〇〇四年嗎？」我問。

「不知道，但我感覺到很近！」他說：「請大家多珍惜這個世界吧，我實在不想有生之年給大海吞噬，劫數！」

對不起，我無意在此宣揚世界末日論，大家只當奇聞好了！

魂遊千里

末世多奇人，我的朋友輩中也有。我所講的「離魂」朋友，雖然沒見多年，但他使我印象深刻，他曾經一度替我監製的電視節目做資料搜集員。

其實，他是我招考進來的同事之一。

在面試時，他坐在我的前面，第一句話說：「我夜晚是不睡的，因為我一睡着就離魂！」

當時我真有點莫名其妙，雖然我專負責製作午夜節目，有資料搜集是夜鬼當然為佳，但「離魂」，這個……

「不信，你看看我眼睛！」他強調的說。

沒錯，他眼神很疲憊，而且有紅絲，但我還是想不通。也許，午夜節目需要點神怪資料吧，這個人是用得着的。

後來，合作多了，認識他的為人，談多了，感覺到他不是一個吹牛皮的人，才開始引起我對「離魂」的興趣。他說：「雖然我肉身仍然睡在牀上，但實在我沒有休息到，我的魂在漫遊千里，愈去愈遠，愈感到疲倦，普通人一覺醒來，精神百倍，但我醒來時卻感到好像沒睡過！」

於是，我怔怔的想，民間神話的包公也懂離魂，只要睡在「離魂枕」上就會幻遊陰陽界，實在太奇妙了！

撞邪

「鬼不是夜晚才出現的，日光日白都會在街上走動！」

我的「離魂」朋友改變我對「鬼只在夜間活動」的觀念，因為他在十多歲那年大病痊癒之後，就發覺自己具有「陰陽眼」，可看到另一個世界的事物。

「有時行街，你會見到很多的，」他說：「有的只得半邊身，有的沒有頭，有的沒有腳，有的形貌不清……迎面而來，在你身邊擦過又有……」

不過，靠牆而站的最多，有時密密麻麻積聚一大堆，因為它們沒有體積，所以就不會覺得擠迫。記得老人家教我們在路上行走時，不要伸手摸牆，更切忌在牆角小解。

「就算真的人有三急，非解決不可，你一定要講聲：『朋友，唔該借歪！』」老人家總會這樣說：「如果得罪了臭脾氣的，它會找你晦氣，上你身，此乃『撞邪』也！」

真是玄幻。

「公司這層樓這面牆有很多，剛才有一個進了你的鄰房……」他有意無意的就會向我透露一點「消息」。

如果膽怯，真會嚇到神經衰弱也。

頭頂的光芒

「我可以見到你頭頂有一層光芒！」

我這位「離魂」朋友的眼睛很犀利，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人的頭頂有光，我是看過一些外國玄幻學者所寫的論述，有說因為人體有輻射，所以頭頂會有光芒，而中古繪畫裏天使的光暈就一點不神怪了……

「垂死的人，他頭頂光芒就會不見！」他說：「通常這種光是淡淡的，有些練氣功練道術的人，只要修行夠也會看到的！」

我結識過一個拍廣告的朋友，他修過日本劍道，現在跟道家師傅修道，那天他在打坐，師傅一指另一徒弟：「你細心看他的頭頂！」

廣告朋友看不出個所以然。

「慢慢運氣調息，你就會見到……」

果然，他靜坐運氣，過了一陣子，集中精神再看，看到對方頭頂有一陣的光。

這廣告朋友很高興，因為他的修練進入新境界。

唉，頭頂的光芒。我叮囑我的「離魂」朋友：「請你多留意我頭頂的光芒，有甚麼事即告知講我，讓我預早作好準備也！」

蛇的報復

我那位修道術的廣告界朋友，他三十多歲，但很有玄幻學識，我們一談，就是整個晚上……

「我是跟九龍城一個姓張的高人修道，」他說：「香港影視廣告界很多人都拜候他，求他指示！」

「有何指示？」我問。

「他總愛告誡世人：切忌吃蛇！」

秋風起三蛇肥，我雖然不愛吃蛇，但間中亦會吃點蛇羹，聞言簡直莫名其妙也。

「師父說，蛇與狸在芸芸動物中最勤修練，道的神話，蛇與狸先苦修為人，再苦修為仙，不知需要何許時日也。」這位朋友解釋：「但偶一不慎為人所捕，拆骨煎皮，五馬分屍，吃進肚中，但牠們最為記恨，有仇必報，因為百年苦修竟毀於一旦，魂魄飄遊，一於報復！」

聽來雖然神怪，但頗有點毛骨聳然，實在恐怖。

有這樣一個事件發生，一對夫婦，大兒子兩歲，小兒子幾個月大。突然，這小兒子生了個怪病，全身皮膚呈鱗狀，不斷發高燒，西藥無效，唯有找張師父（因為他修道之外，還掛牌行醫）求助，豈料此位高人劈頭一句：「你們二人何者吃蛇？」

當時那對夫婦為了小兒子生怪病而來求醫，而對方只問二者誰人吃蛇，嘿，簡直莫名其妙。

做母親的說：「我最愛吃蛇！」

張師父說：「是蛇向你報仇！」

夫婦哀求：「有甚麼解救方法？」

「我不知道，只好盡力而為吧！」

未幾，這小兒子病得快死了，夫婦眼巴巴的看着他，突然發現他腹部皮層下面似有長條物蠕動，跟着性器官膨脹起來，很是恐怖。

「哇」的一聲，媽媽哭起來。

跟着那小兒子死去。他們立刻去找張師父，而老人家神情平靜：「我一早已知你們的小兒子死去，因為蛇經苦修之後，牠的魂魄因被宰而無處落腳，必找吃牠的人報復，而且要找一個肉身托付，算是轉了世，你們應該高興才對，因為你們的小兒子已經升天！」

這麼神怪，你相信嗎？末世就是如此了。

「那麼，我的大兒子——」媽媽害怕起來：「他會有事嗎？」

「蛇已經報復了，奪了你的小兒子，大兒子不會有事，只要你以後不再吃蛇！」

鬼門

若干年前，我搬了屋，居住環境亦算理想，但夜間睡得不穩，早上起來昏頭昏腦的，心想可能是不習慣吧。

「還是找個玄幻界朋友請教一下的好。」我這樣想。

我不是一個迷信的人，但亦不否定鬼神，有些事如果能用玄幻方法解決，我會去嘗試的，特別在當時那個末世年代理性主義崩潰……

於是，我的玄幻朋友出馬，一看睡房，立刻提議：「你的牀放錯了位置！」

他解釋，每一間屋都有個「鬼門」，讓鬼出入的，通常那些遊魂精靈在飄浮之際，透過這度「鬼門」便可以穿過大廈，往來自如。假設你的牀鋪正好堵塞着鬼門，令到那些「朋友」出入受阻，他們就會拍拍你，使你轉個側，讓開一下，讓他們穿過……

「有時那些朋友可能抬槓重物，見你阻着去路，就會大為生氣，踢你下牀，所以你就會整夜睡得不安寧……」

「鬼門」，我是第一次聽的，很是有趣，這是鬼的捷徑，穿堂過室，不能堵塞的。

我真的把牀搬過位置，以後我真的睡得很安寧呢！

最佳墓地

談「鬼門」的那位玄幻朋友當年只有二十多歲，卻已有「天眼通」(給高人開了「天眼」)，可以看到你的過去，可以看到你的將來，更可以看通陰陽界。

若干年前他到訪我在西貢清水灣工作的地點，他赫然看到很多「靈界朋友」，甚至比這機構的人數為多，但見他們男女老幼，很是優閒的在活動着，好像一條渡假村……

「很奇怪，他們大多數都是五十年代服飾，有很多蛋家婆，印象中沒有清裝，也好似沒有時裝！」

如果不聽頭聽尾，你還以為他在講拍片呢！他說，他當時想不通，何解這些鬼在此地生活得非常舒適如意，而且與該處之人類相安無事，後來他站到去該地之最高點下望，突然明白過來：「啊，這是全西貢區最好的一塊墓地，難怪這些靈界朋友生活得如許平靜寫意！」

原來我們在全西貢最佳墓地上班工作，真有點「受寵若驚」呢！

「如果葬在這裏，後人甚發，而且可以發到去很遠！」

死後，偷偷的葬在這裏罷。

不過，陰氣聚，陽氣散，機構的員工會身體多病，而且做不長呢！

發財鬼

我有一個武術指導朋友，藝名也是用「元」字做姓氏，屬「七小福」以外的師弟輩。

我所以認識他，是因為一起去山東替電影公司看景及籌備劇本，這是他第一次身兼武術指導及導演之職，所以非常落力。

我們從濟南乘小巴下煙台蓬萊看景，在漫長的路程上，為了解悶，大家都找點神怪經歷談談，給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這「武指」朋友所說的，他這樣開始：「洪金寶、元彪等還未名成利就時，我們十個師兄弟一起去泰國旅行……」

那天，是黃昏，泰國的海灘，那裏很偏僻，人影也不多見一個，他們游了一陣水，見快天黑了，先後上岸，但赫然黑影一閃，不知從何處突然跑出一頭半人獸的怪物，全身綠色，蓬頭垢面。

「如此難看，那是甚麼？」他們恃着藝高人膽大（兼且人多），拿起石頭，向怪物又擲又趕，但那東西動作非常敏捷，兩下子的逃竄，已不知所終了。

「追呀！」

但大家都不敢追，眾師兄弟立刻去到附近的村落問個究竟，村民睜大雙眼呱呱叫：「是一隻發財鬼呀，很難得才見

到的，我們想見都見不着呀！」

「這是發財鬼呀！」村民呱呱叫：「你們有福了，將來一定會發達的！」

相信當時那十位師兄弟一定認為無聊，回香港之後，都把事情忘得一乾二淨。但對這個神怪遭遇，我的「武指」朋友卻耿耿於懷：「洪金寶、元彪等，十人中已有九個發達了，而只有我還是個窮光蛋……」

十個人見過「發財鬼」，為甚麼只有一個人不發財？難道命運就是這麼不公平？

從濟南去煙台，長路漫漫，我的「武指」朋友頗感到唏噓：「何必偏偏沒有我的份兒！」

他希望盡量把握做導演的機會，希望一片成名，可惜在山東拍的電影後來因為錯綜複雜的問題，在開拍了十多天之後便擱置胎死。

「唉，發財鬼都不能令我發財，已算倒霉透了，今次電影流產，不算甚麼也！」

可能他這種樂天精神令他再接再厲的去碰運氣。他失意回港之後，竟然連中兩條六環彩，得了獎金百多萬元。

我聽聞這個消息之後，頗有感觸：「他總算發了財！」

真龍遊息

「九龍塘有龍出沒。」

香港原始神話與龍關係密切，傳說九龍塘因有真龍在此遊息而得名……

「九龍塘」，今之高貴花園洋房住宅區，在未開發之前，是一片塘水洋洋的。何解「九龍塘」在古老時是個天然池塘？因為北面列山流水，是向九龍塘匯聚而出大海；大海潮漲，海水亦會湧入大池塘，水流鹹鹹淡淡的，混淆不清。大概潮漲水必鹹，潮退水自淡吧。

某日，有樵夫上山之際，突然見塘水翻騰，他興奮的大叫：「龍呀，我見到龍呀！」

消息很快傳開去，吸引精通風水者到來觀看，那地師看看這天然池塘，再北望群山氣勢，頓有所悟：「群山走勢踴躍雄渾，簡直是真龍結地，山前既有這天然的大池塘，當然列山之真龍會到池塘之中遊息也。」

中國的風水學是相信山嶺乃龍的化身，而這「化身」有時變回「真身」（真龍）出來嬉戲玩樂的。

於是這塘水龍被稱作「龍塘」了，後來塘邊有人聚居（當然取其好風水）成村，就叫做「龍塘村」，連《新安縣誌》都記下此「龍村」呢！

南堂敲鐘北堂響

建於一二七四年（宋咸淳十年）歷史最古老的佛堂門大廟，當然有它的神話流傳，最出名者竟然成為舊時香港山歌兩名句：「南堂敲鐘北堂響，南堂焚寶北堂煙。」

這兩句山歌，就是佛堂門建天后廟的由來了。要認識整個神話，先由兩兄弟說起吧。

據說，宋朝時代，福建蒲田有一個居民叫做林長勝，徙居九龍，生子雲遠，雲遠生兩子，長子名松堅，次子名柏堅。兩兄弟以航運為業，因為福建習俗是祀奉天后娘娘的，他們在船上供奉天后神像，而其時香港之漁民尚未識得拜天后。

一次，林氏兄弟的船在海上遇風沉沒，林氏兄弟眼見必死，突然見沉船浮上天后神像，兩兄弟便緊抱着神像，眼巴巴看着附近船隻一隻一隻的沉沒，而無一生還者。

「我們兩兄弟倖免於難，」林氏兄弟獲救之後，憶及福建省蒲田天后之靈驗，有所決定：「積資建廟，酬謝神恩。」

他們先把神像安放在南堂之上，千辛萬苦籌了一筆款項在東南洲（其時稱「南堂」）建第一間天后廟，廟成之日，敲鐘而鐘不響，卻在遠處佛堂門（稱「北堂」）才響，還有別的神怪事下文再談……

佛堂門天后廟。

南堂焚寶北堂煙

繼續談佛堂門大廟神話。

前文引用香港舊山歌兩名句：「南堂敲鐘北堂響，南堂焚寶北堂煙。」就是大廟神話的精髓了。

先解釋所謂「南堂」與「北堂」。原來鯉魚門之東的佛堂門本是一條海道，海道之北有山，形成一個海灣，叫做「北堂」；而海道之南是個小島，亦即東龍島，又稱東龍洲，此乃「南堂」也。

初時林氏兩兄弟大難不死，便籌錢在南堂興建天后廟，廟成之後，怪事發生了，在此處敲鐘而鐘不會響，卻遠處有鐘聲自北堂（即「佛堂門」）傳過來。更奇怪的是，拜天后焚燒元寶，不論刮甚麼風，那些煙都疾奔到北堂去，日日如此。

同時，又不知何許人竟教孩子們唱了兩句山歌：「南堂敲鐘北堂響，南堂焚寶北堂煙。」

於是，林氏兄弟明白過來了，天后娘娘不喜歡在南堂居住，而屬意於北堂，必須在佛堂門建廟，但兩人錢財都用盡了，籌集不易，惟有吩咐子孫，必須把此事盡力去辦。

結果北堂廟成，南堂天后廟便廢。此神話記載於香港林氏族譜裏。

最後一班列車

鬼怪之說是說之不完的，但總得要暫告一段落吧。

我一再強調，每屆世紀末，因為未來不可測，人的心理就產生震撼和無所適從，各種異端之說和迷信的事情都會大行其道，好可能是無中生有的，好可能是空穴來風的，但一傳十，十傳百，愈傳開去，就愈多藝術加工，愈是繪形繪聲……

例如坊間流傳的一個怪談，地鐵在深夜關門之後，還有最後一班車開動，這班車的車廂當然沒有人，它全線走了一趟之後，才算正式「收工」。而傳說是這樣的：

「地底是個幽靈世界，每天大清早，車輛開動，令到非常不安寧，所以每屆夜深收工，就要安排一班空車，讓靈界的友好乘坐嬉戲，分享樂趣！」

這事你信不信？地鐵可否澄清？

這傳說還引起了很多幻想，例如：「駕駛這最後一班列車的司機會看到甚麼？」「既然電腦操作，可能毋須要司機吧？」「地底真的這麼恐怖嗎？」「幽靈傾巢而出，場面一定好悲壯！」「不過，地鐵是否真有這班列車？」

傳說是毋須要真相的，否則就會殺害了神秘，更毀滅了傳誦的樂趣！

參考資料

① 黎晉偉（編），《香港百年》（香港：南中編譯出版社，1947）

② 風雨居士（編），《香港名勝古蹟與掌故》（香港：新綠洲出版社，195_）

③ 公孫勝，《香港風水掌故》（香港：出版社不詳，1979）

④ 蕭國健，《香港之三大古剎》（香港：顯朝書室，1977）

⑤ 饒宗頤，《九龍與宋季史料》（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59）

⑥ 凌霜，《香港風水傳奇與名流趣聞》（香港：百靈圖書公司，年份不詳）

⑦ 春華，《香港名勝古蹟與掌故》（香港：百靈圖書公司，年份不詳）

⑧ 徐績（編），《嶺南古今錄》（香港：上海書局，1984）

⑨ 長銘，《濠江溯源》（澳門：出版社不詳，1978）

⑩ 鰲洋客（吳灞陵），《香港掌故》（香港：《華僑日報》，1947-1953年）

⑪ 鐵布衣，《省港澳風水獵奇》（香港：《天下日報》，1977-1980年）

⑫ 玉郎，《說古談今》（香港：《天下日報》，1977-1980年）

後記：關於城市傳說

當寫完《老香港 • 爐峰述異》之後，我突然有所發現，其實我在記錄着香港的城市傳說。

所謂「城市傳說」(Urban Legend)，是民俗學研究的一個現代流派。要知道，民俗學發展到一九六〇年代之後，致力開拓研究新範疇，不再規限於鄉土、山野、節日、祭儀、神話等古老民間傳說的收集和分析，由英美學者如 Roger D. Abrahams，Alan Dundes，Donald Mckelvie提倡城市民俗學，對「街巷民眾」(Street-Folk)、招貼、店舖、貧民區、露宿者社群等注意，收集他們的故事和文化特徵。而「城市傳說」因之而起，但凡傳誦街頭巷尾，茶餘飯後話題，以訛傳訛的靈幻詭異故事，便成為採摘對象了。城市傳說不一定是鬼怪故事，但靈異之說往往聳人聽聞，流傳至廣至遠，而且歷久常新，「借屍還魂」，捲土重來。所以本書亦以這般基礎處理城市傳說，以怪談為主要對象了。

城市傳說雖是圍爐夜談的好話題，但其意義應遠超過談談天、說說地、嚇嚇人才是，它們其實在某程度上是反映着一個城市（地區）的誕生、興替，甚至衰落，也訴說着城市人的情緒、生態、心理和際遇等。可以說，傳說之出現，絕非偶然，而是有一定的產生背景和脈絡。大約我們可從幾個脈絡(或語境)去看城市傳說：

一、歷史脈絡（Historical Context）

城市傳說的起源和整個民族歷史是分不開的，在時代背景裏起着特定的意義。香港有些怪談愛與南宋落難皇帝扯上關係（例如書中的《末代皇帝怪談》），又講到歷代有識之士萬里尋龍（脈）找到香港這「樂土」（例如《半月照潭》、《銅鑼不響》），都是歷史的小插曲，反映古老信念天人相應，既然天亡中原，人要四方飄泊另尋安身所，竟造就了五百年前新界的開發。

二、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

隨着城市化和現代化過程，社會出現特殊景況（如窮困疾病），而且新舊交替又導致心理失衡，怪異之説很易乘虛而入，以訛傳訛，例如《水鬼大鬧機場》、《危險路上》、《照寶石》都帶有濃厚的社會含義。

三、文化脈絡（Cultural Context）

還可以研究故事的主題、象徵、行為和價值系統，例如地標式建築物和景物如何衍生怪談（像《金馬成精》、《兵頭殉情》、《長勝將軍石》、《千處有求千處驗》），例如源遠流長的航海活動與文化也流傳很多故事（像《藏鴨沙》、《靖康海市》、《鮫人傳》等）。

四、個性脈絡（Individual Context）

更可以研究故事所存在着的角色（人物）個性和角色心理、人物矛盾和戲劇衝突等。有的是人間悲劇（如《殉情》、《七姊妹神話》），有的是黑色喜劇（如《石裏藏人新聞》、

《認錯遺容葬錯屍》），有的遊戲人間（如「杯渡禪師」），類型繁多。

五、比較脈絡（Comparative Context）

最後，還可以研究不同區域不同族群的故事傳說，比較其文化個性，找出共通之處，追源傳播範圍和內容演變等。例如《筲箕灣倩女幽魂》、《董永奇遇》、《石裏藏人新聞》，都有《聊齋誌異》的影子。例如《一條辮》的不同版本演變等。

如果在芸芸眾說之中，要我選一個「終極傳說」，我一定會推舉《太平之龜》，這是一個纏繞香港百載的怪異傳說，敲響香港末日的警鐘。

近百年來香港風風雨雨，幾許滄桑，每遇危難，種種「香港末日論」的傳說流散開來，弄得人心惶惶。而末日傳說之濫觴者，非《太平之龜》莫屬。這頭石龜每年行一粒米位的距離，當牠爬到山頂時，香港就會陸沉。這傳說的文字記錄，似乎最早見於一九四一年出版的《香港百年》之中：

「考地理者，謂港與各島皆相連接而成一脈，與對海九龍亦相連屬，香港亦龍脈之一點，意為龍首。龍身時隱時現，現時龍現身，故有香港及各島，再過若干年，屬於龍隱身時期，則此龍即深潛水，伏不出，於是香港及其附近各島，盡皆陸沉。……一年，有人在山巔，見一怪道人，仙風道骨，當眾大談龍經，即指地而言，香港之龍已有甦動之態，香港末日當在不遠矣……道人曰：吾當抱救生之旨，為各人點視，隨以手一指山腰曰：此為一靈通之龜，將來陸沉之後，僅許此物獨留世上，此龜蠕蠕自山下登山……當已登

達山巔之時，即為陸沉之日……眾人急照所指望去，果見一巨龜蠕蠕半山中，奔下視之，乃一巨石耳。」

以上這段文字，多次出現於其他有關香港的書籍裏，如一九四九年出版的《港九剪影》及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香港名勝古蹟與掌故》等書，而且是一字不改，顯然是同出一種文字記錄，究竟出於何種文獻、何人手筆，現在已難於追查了。

整個二十世紀以來，太平之龜經常有人提及，而太平山上總是遊人不絕，緩步山頂盧吉道上追尋龜蹤者亦大有人在。不過，八十年代之後（中英草簽），香港安定繁榮，樓市股市興旺，大家生活富裕，誰都遺忘了「香港末日論」。

不知怎地，傳說不滅，二〇〇三年的今天竟然「借屍還魂」，太平之龜又再重提。這次是嶄新的版本，石龜竟從山上爬了下來，變成灣仔海邊的新會展中心建築物（細看果然貌似石龜），它準備渡海掠食一個蛋（尖沙咀太空館圓球型建築物），吃掉了蛋，香港也就完蛋。此乃後殖民地典型文化混雜式的城市傳說，最低限度由三個文化變種而成：

一、傳統太平之龜乃中國古典民族色彩神話

二、太空館是殖民地港英地標式建築

三、新會展象徵香港回歸，乃後殖地建設

文化混種，非驢非馬，似通非通，其弔詭之處在於：回歸之後非但不好景，日子沉淪不斷，人人心裏「鬧鬼」，解除殖民主義的魔障，卻換來末日危機，既是悲劇，更是鬧劇，荒謬得來帶着唏噓。這絕對是香港城市傳說的終極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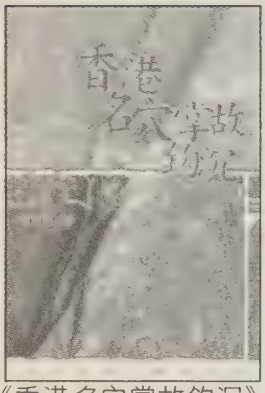
作者簡介

吳昊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系系教授，一直是個電視工作者，平生最喜愛是電影，但又愛收藏舊文化遺物及研究香港史料。

著作有：《俗文化語言》(I) (II)、《香港老花鏡》、《香港電影民俗學》、《都會摩登》、《香港電影類型論》、《亂世電影研究》、《香港風水史》、《老香港．歲月留情》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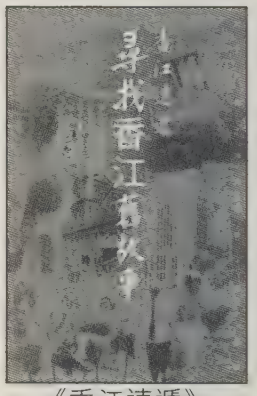
補購

香港文化遺產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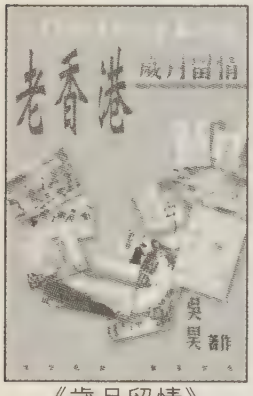


《香港名穴掌故鉤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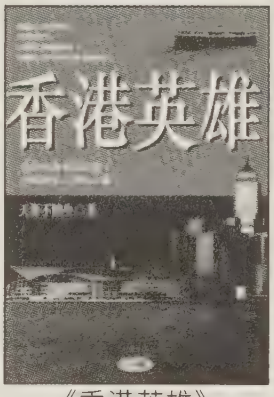
《香江舊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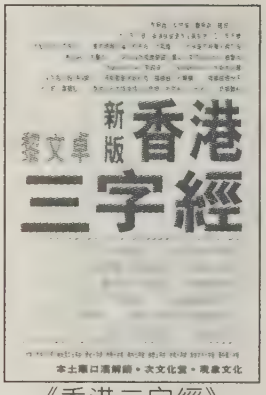
《香江速遞》



《歲月留情》



《香港英雄》



《香港三字經》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 香港名穴 ___ 本(每本港幣 96 元)　☐ 香江舊語 ___ 本(每本港幣 64 元)
☐ 香港速遞 ___ 本(每本港幣 48 元)　☐ 歲月留情 ___ 本(每本港幣 40 元)
☐ 香港英雄 ___ 本(每本港幣 20 元)　☐ 香港三字經 ___ 本(每本港幣 52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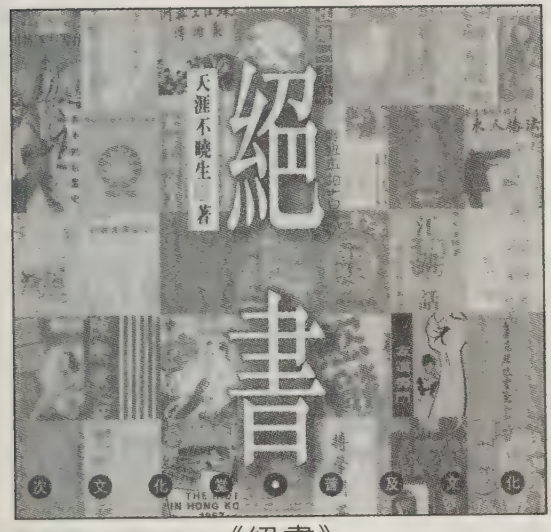
姓名：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

上述訂價已連郵費計算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香港傳奇尋根系列



《絕書》

《失傳》

天涯不曉生⊙著作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絕書》___ 本　　《失傳》 ___ 本

姓名：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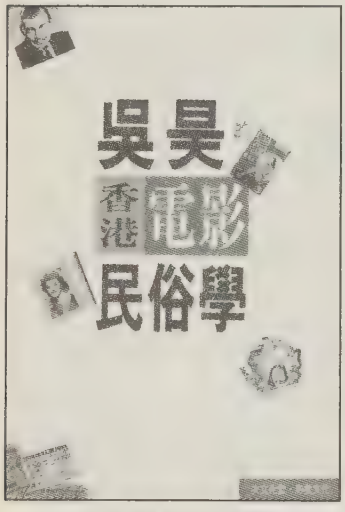
請連同劃線支票，每本港幣 44 元（連郵費）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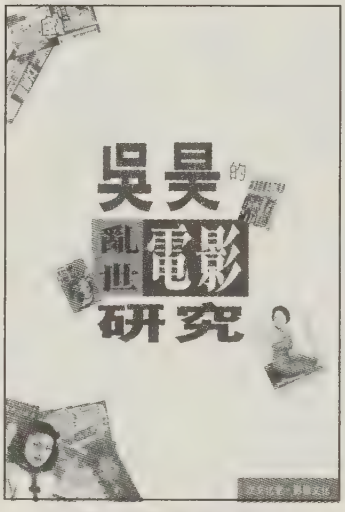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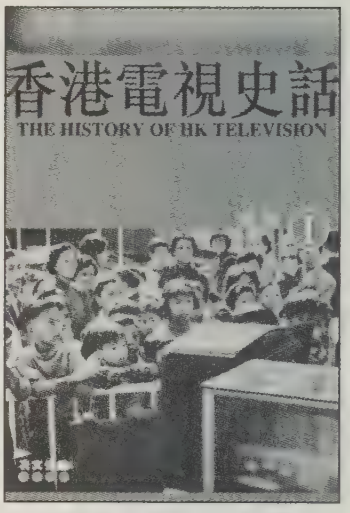
吳昊⊙作品



《香港電影民俗學》



《亂世電影研究》



《香港電視史話❶》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 香港電影民俗學 ___ 本 (每本港幣 48 元)
□ 亂世電影研究 ___ 本 (每本港幣 56 元)
□ 香港電視史話❶ ___ 本 (每本港幣 56 元)

姓名：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

上述訂價已連郵費計算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影像文化

石　琪⊙作品

石琪影話集(1)新浪潮逼人來(上)
石琪影話集(2)新浪潮逼人來(下)
石琪影話集(3)從興盛到危機(上)
石琪影話集(4)從興盛到危機(下)
石琪影話集(5)八大名家風貌(上)
石琪影話集(6)八大名家風貌(下)
石琪影話集(7)十八般武藝(上)
石琪影話集(8)十八般武藝(下)

余慕雲⊙作品

香港電影史話・第一卷（1896-1929年）
香港電影史話・第二卷（1930-1939年）
香港電影史話・第三卷（1940-1949年）
香港電影史話・第四卷（1950-1954年）
香港電影史話・第五卷（1955-1959年）

李焯桃⊙作品

觀逆集・香港電影篇
觀逆集・中外電影篇
淋漓影像館・拋磚篇
淋漓影像館・引玉篇
淋漓影像館・河水篇
淋漓影像館・井水篇

次文化堂・已經出版・各大書店有售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老香港 • 爐峰述異

購買地點：.....**區**.....**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 買中「字花」發達，竟賠上女兒性命！
- 你知道新娘潭有女鬼嗎？淒怨又美麗。
- 百鬼大鬧九龍灣畔，啾啾鬼哭令人心寒。
- 中國人愛拜石頭，香港就有姻緣石、照寶石和泰山石敢當，它們從何而來的呢？
- 大學校園荷花池旁，曾有「一條辮女鬼」出現，有圖為證。
- 據說兵頭花園石獅作怪，飛石襲人死傷眾，何解今天人獅相安無事？
- 北角「七姊妹道」的街名來由，原來是一段憂戚與共的鬼故事。

香港島上，古舊怪談，圍爐細說。

ISBN 962992077-8
00500
9 789629 920777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SCB 387 $50
962-992-077-8
PRINTED IN HONG KONG

香港文化遺產叢書系列